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朱萬方 所撰之碩士論文學位

一位幼教工作者專業自主性的自我追尋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論文考試委員會

委員 馬祖琳 馬祖琳 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賴誠斌 賴誠斌 教授 (私立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指導教授 倪鳴香 倪鳴香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所長 倪鳴香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30 日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倪鳴香博士

一位幼教工作者專業自主性的自我追尋

研究生：朱萬方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謝誌

「無論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祂感謝父上帝。西 3：16」

謝謝我的指導教授－倪鳴香老師，您帶領我進入到敘說的研究場域，讓我在這個場域中，遇見自己同時也重新修補在專業中遺漏的自己，更重要的是透過研究所的洗禮，我重新享受學習的歷程，也修復了一些我過去與老師之間的權力關係，讓我可以更享受在教與學的過程中。

謝謝我的二位口委－馬祖琳老師和賴誠斌老師，謝謝您們不辭辛勞的北上指導學生，透過老師們的指導，使得我可以在書寫中看見更真實的自己。

謝謝在我完成學業的過程中，許多陪伴我成長的伙伴，毛毛蟲研究社群、98級研究所同學（特別是高高，若不是你，我可能也不會踏上這趟旅程）以及教會許許多多為我禱告的朋友，謝謝你們的禱告和關心。

謝謝我的男友貴亨，在我諸多時候想放棄學位時，你不斷的給我鼓勵，澄清我內心許多的負面情緒，幫助我積極正向處理，為我禱告。

謝謝我最親愛的家人，總是給我最大的支持和溫暖，讓我知道家永遠都是我的避風港，使得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

謝謝愛我的天父，在我軟弱無力時，謝謝祂透過各樣的方式，讓我真實感受到，祂的恩典總是夠用，祂的慈愛直到永遠，祂的信實永不改變。

謝謝這六年，給我的一切，使我能重新再出發。接下來，我要帶著滿滿的力量，繼續走下去！

「當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摘要

帶著在幼教現場工作五年的倦怠感，我急切的想逃離幼教現場，進入研究所學習。本文選擇以自我敘說為研究方法，透過生命故事的書寫，澄清自己在幼教專業認同上所面對的三個危機感：工作的倦怠與迷失、教師證等同專業嗎？及不知如何回應父母的期待。

以自我敘說做為理解自己、探究專業認同的一條途徑，書寫內容涵括我的童年及求學歷程。自我生命故事的敘寫歷程，使我得以重新理解自身專業成長的圖像，並因此能化解歷程演進中所形成的專業認同危機，它巖然可視之為「一趟自我追尋的旅程」。故事從我大學畢業後踏入幼教現場工作開始回溯，並銜接我身為幼教工作者的專業養成的歷程。

在過程中不斷透過書寫和敘說的自我反映爬梳過往經驗，在反芻自身經驗中，重塑經驗體現的價值。在重新遇見自己中，再思考教育工作者自身專業的主體性。在化解及消除專業認同中危機感的同時，我已然能有意識的再次選擇進入幼教領域繼續成長與學習。



Abstract

With the tiring feeling working at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ork field, I was eager to run away from it and to enter graduate school to recharge myself. I chose to use the self-narrative inquiry as my study method. Using my own life story, I tried to clarify the three crisis awareness I am facing in my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lost and tiring feeling at work,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teacher's certificate equals to teaching professions and the expectation from my parents that I do not know how to response.

Self-narrative inquiry is the method I used to understand myself and to look into my professional identity. I wish to write about my childhood and how I studied. Using my life story to write about my learning process makes me be able to re-understand how my profession builds. Therefore, I am able to solv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crisis which was building up during my learning experience. This without a doubt is a "self-searching journey."

The story starts from how I decided to go to early childhood work field right after I graduated from my university. Then it talks about how I build up my profess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uring the writing and examining my own experiences again and again, I manage to reconstruct the value of experience embodiment.

With encountering myself again, I ponder once more the subjectivity of educator's profession. While resolving the profession identity crisis, I have the confidence to choose to enter the early childhood work field to continuing my progressing and learning.

目次

第一章 迷茫.....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一、倦怠與迷失.....	1
二、教師證=專業?.....	2
三、如何回應父母的期待.....	6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6
第二章 尋覓—自我敘說作為研究方法.....	8
第一節 與敘說相遇.....	8
第二節 書寫、敘說與經驗.....	9
第三節 理解生命故事的價值.....	12
第三章 自我追尋的旅程.....	14
第一節 成為社會新鮮人.....	14
一、決定隨波逐流.....	14
二、一窩蜂效應.....	15
三、選擇舒適圈.....	15
四、落差與尊重.....	16
第二節 魚缸中的教育.....	18
一、魚兒魚兒水中游.....	18
二、游不出去的小魚.....	22
三、渴望自由.....	24
第三節 如願.....	26
一、傳統中的自由.....	26
二、教育愛.....	29
三、再次渴望自由.....	30
第四節 重回學生身份.....	33
一、離開.....	33
二、喚醒我的存在.....	34
第五節 如何成為一位幼師.....	36
一、遇見自己.....	36
二、愛的榜樣.....	43
三、成為一個人.....	46
第四章 回觀自身專業認同的危機.....	49
第一節 我是誰.....	49
第二節 專業認同危機.....	50
第三節 反觀證照下專業自主性的面貌.....	52
第五章 走一條我自己認同的路.....	55



第一章 迷茫

本章首先在第一節闡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說明研究者的問題意識的萌發，再以第二節說明本研究之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位好的老師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專業能力，這是我一直以來所在乎的問題，而在面對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曾一度以為擁有「教師證」是教師專業能力的必備條件。自 1998 年進入了高職幼保科（三年高職幼保科，四年四技幼保系，五年托兒所工作，2009 年進入政大幼教所進修），一路走來到現在 2015 年有 17 個年頭，我都一直在學前教育的圈子裡打轉，過程中曾倦怠、迷失想逃離工作，直到進入研究所，我重新思考「教師」這個角色到底是什麼意思。在衝突矛盾的過程中，我決定將自己的生命歷程書寫下來，以重新看見教育工作的本質為何，並正視自己所遭遇到的專業認同問題。

一、倦怠與迷失

在工作五年（2004～2009 年）的時間裡，我發現自己對於工作產生一股很強烈的倦怠感。在一個我很熟悉的工作環境中，這個熟悉的環境，說起來有點複雜，那是一個我從小成長的教會附設的托兒所，也同時是我自己小時候的學校，長大後又成為我工作的地方。2004 年 6 月大學畢業後，就直接的投入職場，在私立岡山托兒所（信義愛兒園）工作了三年，擔任托兒所大班老師。在我工作的這幾年，每一學年快結束後，我都想要換工作，一方面是覺得似乎應該找一個更有挑戰性的環境來磨練自己，例如：更有規模的幼兒園所；另一方面覺得自己在這裡工作雖然很喜歡所做的工作，但是看到自己的薪資福利，就覺得我應該可以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才對。記得，有一次高職同學會，和同學見面談論起彼此的工作，普遍在幼兒園現場工作的老師薪資都不高，最高也就 22 K 上下。而當已經沒有在幼教圈工作的同學提到他們的工作薪資幾乎都超過 25K 時，聽了真的是會讓我們很不想要留在原本的工作崗位上。

而不知不覺的，也就在私立托兒所工作三年的時間，在 2007 年 5 月的某一天中午學校的其中一位董事來找我，因為學校內部人事調整，希望我可以接下所長一職。面對這個突然來的邀請，雖然擔心面對園所老師都比我資深，怕自己無法升任之外，但同時也覺得自己滿想要被挑戰的，再加上工作的薪資也會有一點加給。當然，角色換了責任和工作的內容也就全然不同，原本我只是把一個班級的學生照顧好，現在要面對整個園所的经营管理，這對我來說的確充滿了許多的挑戰。二年後，我感覺自己的倦怠感越來越強烈，越來越不想繼續做下去，發現自己越來越不知道該如何去領導園所前進，如人事管理、財務、招生...等等。於是在 2008 年年底受到國中同學亦是我後來的研究所同學的邀請，決定報考政大幼教所。

二、教師證＝專業？

原本帶著如何經營管理園所的問題來到了政大幼教所，但在 98 學年第 2 學期的經營組織課堂討論上，當同學們報告、討論著幼托整合師資等議題時，在同學們之間的討論中有一句話讓我產生一股失落感，「大班老師應具有教師證」這句話對於從一路從師範院校培育出來的幼教系所的學生而言是理所當然的，但對於我，一直以來是走在技職體系的培育過程中的學生來說，聽起來真的挺不舒服的。班上 18 位同學只有 3 位同學不具有幼稚教師證，而我就是其中一名。我心裡冒出許多的疑問，為什麼只有教師證才算是老師，過去的工作經驗中我也都是帶大班的孩子啊，這樣的規定、制度真的正確嗎？但我在這個氛圍底下似乎無法替自己發聲。我第一次在一個公開的環境中，認為自己沒有教師證似乎是失去資格的。

這一次我被徹底打敗了，為什麼會這麼說呢？過去在我求學的過程中，我念的大學是技職體系的學校，雖然當時學校有師資培育中心可以修教育學程，但修習的人算少數，另外還有成績的門檻。雖然當時我的父親期待我能夠修習教育學程，但我自己就覺得不需要，我認為我並沒有一定要成為一位公幼老師。就算我

沒有學程，我一樣可以當老師，可以去有特色的私幼或是幼教相關機構工作，對我來說公幼並不是唯一選擇。學校也沒有特別叮嚀我們要去修學程，我們系上所要培育的學生未來就業的方向本來也就不設限在公立幼稚園任教。

台灣的幼兒教育一直以來都是雙軌制度，其一為隸屬於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幼稚園，依據幼稚教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設立，招收 4 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其二為隸屬於內政部社會福利機關的托兒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設立，招收 2 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其中，4 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年齡的幼兒，幼稚園與托兒所皆可以招收，是重疊部分。隨著社會變遷、少子化及家庭的需要，同樣負起幼兒照顧與教育責任的幼稚園、托兒所，在部分收托年齡重疊、教育目標與功能相似；但二者在法令依據、主管機關、師資要求、設備與課程標準及立案要求不同等因素下，衍生了教育品質、受教權利與機會、政府資源應用不公平等疑慮。

在 2003 年的幼托整合政策規劃專業報告中提到，台灣的幼托整合一直到 1997 年 12 月 4 日行政院蕭前院長萬長在行政院 2256 次院會中提示：「托兒所與幼稚園都是以促進幼兒身心健康發展，增進其生活適應能力為依歸，卻分屬社政及教育兩個體系，其對象的年齡又有部分重疊，就國家資源的應用而言，似非經濟有效，請內政部與教育部兩部門審慎研究該統合問題」；蕭前院長復於 1998 年 7 月 21 日全國社會福利會議結論時指示：「將托兒所與學前教育整合事宜列為應優先推動之重點工作」。這可說是幼托整合政策有了開端。此後，歷經各界人士的努力，終於 2011 年 6 月 10 日立委院第 7 屆第 7 會期完成三讀程序通過幼托整合政策的法令依據〈幼兒教育與照顧法〉，同年 6 月 29 日總統公布，並訂於 2012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該法案整合幼稚園及托兒所為幼兒園，實現幼托整合之理想與訴求，代表我國幼兒學前教育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現在回想起來，從在我 1997 年考高中聯考失利，而選擇高職幼保科就讀後，似乎在學前教育師資培育的分流上也就默默選擇了一個方向前進，雖然幼托整合

宣告正式起動，2012 年正式實施，但在學前教育師資培育的規畫還在過程中，面對我們這些還沒有修習幼教學程的人而言，好像也別無他法只能繼續往前。雖然在大學畢業後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教師證無所謂，唯一讓我無法坦然面對的是父母來的無形壓力，特別是爸爸有一陣子常常會唸我當初為什麼沒有修學程，讓自己多一個選擇。

對他們來說似乎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才是好的，若不是公職或教職對他們而言工作都存在著有極大的風險。有幾次較激烈的對話，我數度表明自己已經畢業了，沒有機會再修學程，就算有我也不一定會修，你們不需要一直拿這件事情來說我不會想。之後隨著我在工作上面的表現，父母好像也就漸漸的認同了我的工作。當我再度回到學校進修研究所，身旁的同學幾乎都是從師範院校出來的學生，我們對孩子、教學有一樣的熱情，但唯一不同的是我少了張證明我能教大班的證書。那堂課的對話也勾起了過去被家人質疑擔心的情緒，因此我決定無論如何，研究所就是要修教育學程，無論如何先拿到教師證再說。多花了二年的時間修習中等教育學程，很可惜政大沒有幼教學程，為此我還曾經想過是否要重考研究所，但也同一時間，我進入哲思課，重新思考理解恩物，最後放下想重考研究所的念頭。

決定修教育學程的當下，其實讓我覺得只要我修完了學分，完成教育實習，得到教師證，我就擁有某種專業上的肯定，也可以真正成為一位被社會認可的老師。不過，現在回頭過來想自己四年前的這個決定，其實是帶著一股賭氣和傻勁的選擇，一來是不想要聽見從父母而來擔心的關注，再來是想透過教師證來說明自己的專業性。但其實走過這一遭，我真的體認到這並無法正明什麼，不過在不同的師資培育系統下，其實雙方很難真實去理解存在的差異。

特別是當我修完學分後，進入高職幼保科的教育現場實習，內心的拉扯是相當大的，一是看見原來過去二十年前我所接受的教育方式還是存在於教學現場中，零體罰的教育政策推動下，的確是減少了棍子教育，但言語的貶低仍然存在於現

場。另外，面對未來這些高職幼保科的學生，他們會走向那裡？在幼兒園或其他領域？記得在學期初的親師座談會上，來參加的家長們都很關係自己孩子的未來有什麼樣的機會管道可以升學，學校給於家長們的回應也都很理想，但我的內心出現了衝擊和拉扯，覺得這些都是真的嗎？經過了這些年，技職體系的生態似乎又變的更多元，原來幼保科可以現在的升學管道除了幼保本科之外，還可以考護理、社工、復健...等相關科系。

在幼托整合前，我國托兒所的師資培育從 1955 年內政部公佈「托兒所設置辦法」，制定托兒所內的教保人員有所長、教師、社會工作員、保育員及護理人員等職稱。在 1993 年修訂「兒童福利法」第 11 條中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兒童福利專業人員的資格，因而內政部於 1995 年制訂「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此資格要點將兒童福利工作者分為：保育人員、助理保育人員、社工人員、保母人員、主管人員。該資格要點將「教師」職稱取消，新增「助理保育員」一職，並依據「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保育人員師資提升至大專程度，主要培訓來源為大學幼兒教育相關系所、四技二專幼保系及二專幼保科。原本高中職畢業即可擔任保育人員則改為助理保育員。同時也提供已在托兒所工作但不具資格者或經過國家的普通考試、丙等特種考試或委任職升等考試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者，並經主管機關主（委）辦之兒童福利保育人員專業訓練及格，亦能成為合格的托兒所保育員、助理保育員，提升園所內保育員及助理保育員的合格任用率。

自己在過去求學的歷程中，因著高中聯考失利而進入了技職體系的培育系統，高職幼保科三年、大學幼保系四年、工作五年後，當我再次回到校園唸書時，沒想到自己還是因為沒有教師證這件事感到挫敗。走過師資培育課程後，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因為擁有一張教師證而得到專業上的認同和肯定，頂多可以說自己可能多了一個就業機會，但在專業認同上仍然無法得到滿足。而面對自身對於專業的混淆與不滿，就決定以自身生命經驗做為研究的起點，從我是如何成為一位幼兒

園老師說起，到對於自己專業認同混淆，特別當進入研究所念書時，還堅持一定要修習中等教育學程，拿到「教師證」，在這一大大段歷程中，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三、如何回應父母的期待

記得在 2005 年妹妹大二的時候，當時就讀於嘉義大學美術系的她有機會修中等教育學程時，她很猶豫自己要不要修，因為她沒有想過要當老師，那時她的夢想是藝術創作。我記得我當時對她說了一段這樣的話：「你當然要修，不然等你畢業了，爸媽問你為什麼當初可以修學程時不修，你就無話可說，像我一樣！」同樣的一個問題，在近十年後的此刻（2013 年），一位研究所學妹問我：「學姐，你之前是修學校的中等教育學程嗎？我有在考慮要不要修。」我的回應和以往截然不同，我清楚的說明了我修習教育學程花了多久時間，並和學妹分享如果你已經清楚自己之後要走的路，就實在是不需要花這麼一段時間和心力在這件事情上面，而是應該將時間心力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Allan G. Johnson 在《見樹又見林》提到，透過我們的選擇，社會體系對社會生活的形塑力量才得以被看的見、才得以展現。但另一方面來說，我們是以思考的、行動的個體活著，然而我們思想的組成元素以及我們行動所具有的意涵，唯有在與文化和社會結構有關連時才有意義。（成令方、林、吳，2006：178）就在我走進研究所，我發現我還是被某些東西給困住了，在框架下的教育總讓我失去了一些呼吸的機會，但還好碩一下的幼師專業發展的課堂中，當我們從自身的經驗開始出發時，慢慢的找回了自己原初的樣貌，在不斷被時間和制度往前推的同時，有機會停下來看看自己到底長什麼樣子，在寫論文其間我不停的問自己，用論文來做這件事是否太大費周章？然而每一次選擇的過程中，我重新思考生命經驗的義意，讓我的行動不只是動作本身，而是使我能更清楚的看見。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幼兒園老師不就是騙騙小孩嗎？有需要念到碩士喔！」「為什麼你不修教

育學程，這樣不就可以去公立的學校當老師」、「一個月薪水有多少？有年終嗎？幾個月？」在面對自己專業成長的過程中，除了原本的學校教育之外，我發現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很容易因為外界的聲音，例如：親朋好友、父母、同儕等等而被影響。

我是如何成為一位老師，「老師」這個詞對我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唐代文學家韓愈《師說》提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陶養我成為一位老師的歷程，並不是只有學校教育的專業課程養成，還包涵了童年經驗、求學歷程、家庭教育、親子關係等等，對於自己的專業能力似乎時而有自信時而挫敗，往往在面對工作上班的需要，好像是學了很多的「新方法」，這個新方法包括：福祿貝爾恩物、參加許多幼師研習而獲得教學技巧或拍攝許多園所佈置的照片...等等，在這個過程中去模仿學習。但因為沒有全然的了解這些教學「技巧」背後的「原理」，就好像室內的種子盆栽一樣，發芽成長很好看，但是生命力無法持久。

在社會脈絡下，人與人，人與環境似乎就會被影響而產生變化。這些年很簡單的三個字，其實對我而言有一些漫長，但若以人的一生來看說這些年其實實在是微不足道，我自己面對幼兒教育工作者的演化過程中，因著來到了研究所，才讓我真正去面對自己的專業到底是什麼？讓我不妥協於宿命論，不再以沉默、冷眼、沒有聲音來面對。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期待以自我敘說研究典範我試圖重新理解自身專業成長的歷程，並能化解歷程演進中所形成的專業認同危機。

第二章 尋覓－自我敘說作為研究方法

以自我敘說做為理解自己，尋找專業認同的一個途徑，在這個過程中我跌跌撞撞，也一度以為我在自說自話，自圓其說。寫故事、說故事、分享故事真的就可以完成一篇碩論嗎。在這些自我懷疑的過程中，我遇見最真實的自己。

第一節 與敘說相遇

第一次遇見敘說是在碩一上參加另類教育學會舉辦的質性工作坊，由熊同鑫老師帶領我們，記得那是二個整天的工作坊，第一天我們每個人在紙上畫自己的名字，以及生命中重要的東西。透過繪畫的方式說出自己的生命故事，每個人在分享的過程中，由羞澀到自在，膽怯到堅定，整個分享過程自己的思緒也被牽動。

98 學年第 2 學期進入倪老師的幼師專業發展行動研究，每一次在上課時老師引導我們透過繪畫自己過往的生命經驗、書寫自己的故事...等等，在課堂中每個人自由分享著生命故事。當自己身為一位成人，再重新去看待自己的兒時經驗，並透過書寫、敘說將其面貌展現出來，在過程中重新去理解一次當時的經歷，情緒也跟著波動。在這個歷程中，兒時經驗中所隱藏的社會文化、傳統結構一一被揭露出來。當我以為只是自己唸書不認真，無法達到父母的期待，又或是覺得自己青少年時期是個叛逆的女孩，不聽從師長的管教等等。當這些經驗再次被說出來時，會看見原來我是被宰制的，在童年時前的我所面對的事件其被後有更大的社會框架，例如：升學主義、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等許多傳統的價值系統在其間。

透過生命敘說讓我重新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自己，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是獨特的，但在獨特的故事中卻可以看見一些共同的現象，不同的故事面貌，卻可感受到相同的張力，特別是求學的歷程中，似乎都深受升學主義、填鴨式教育影響。而也在分享、聆聽故事的過程中，我對於自己求學過程中的自卑感，以及自己因

為沒有教師證，而不是合格的老師等問題，一直很影響我面對自己的專業角色，於是我決定將我的碩士論文研究方向改為探究我的專業認同危機。

第二節 書寫、敘說與經驗

從 2010 年開始，參與在光目的自我敘說團體分享，這是由輔大丁興祥老師和政大倪鳴香老師共同主持的¹。先是在團體中聆聽別人說著不同於自己專業背景的故事，也認識熟悉這個團體，後來自己在光目團體中四次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歷程。如同 Polkinghorne (1988) 所主張敘說自我幫助個人在回顧中，修訂、選擇和重整過去細節的秩序，並創造一個連貫而滿意的自我敘說，在衡量目前自己的狀況時，達到調整的目的（引自鄧明宇，2005：117）。在我每一次說出自己的故事時，從他者的眼中會發現不一樣的故事以及重要的場景是被我忽略的，而當我再去深刻說出或書寫出來時，我就再更清楚的理解自己一些。

在光目的第一次分享中，我分享了自己的成長求學經歷，記得老丁在聽完我的分享後給了我第一個回應是：「一般般的故事，我們每個人不都是這樣嗎？你有什麼特別的。」、「說完故事，你要做什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我更進一步的去思考，到底我的故事說出來想帶給他者什麼樣的感受，或是我想找到什麼答案，這和我關注的問題有什麼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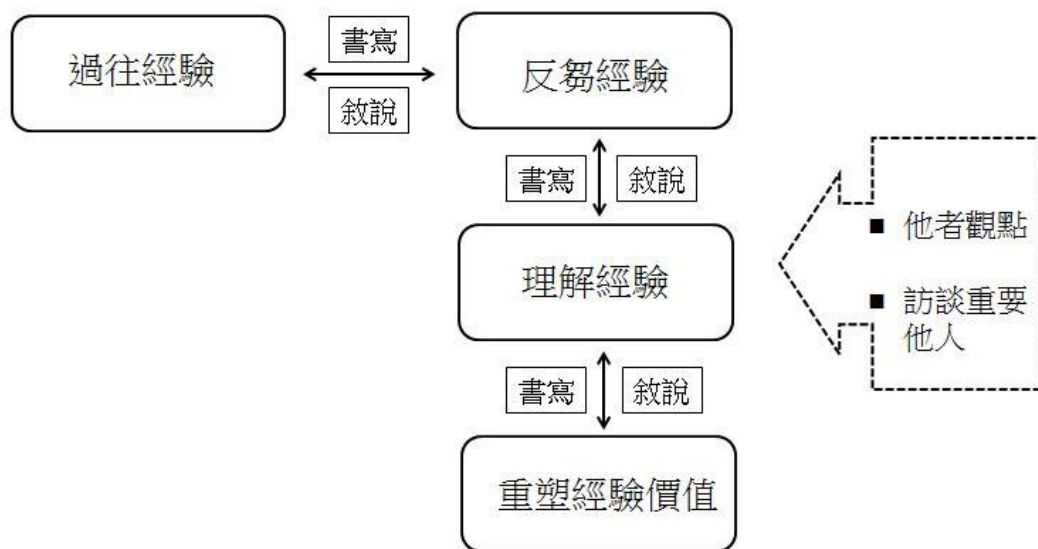
在故事的書寫過程中，因為時間的推展似乎是我們回溯生命最直接的手法，然而要留意的是，當我們順著時間發展的書寫方式似乎不容易讓讀者聚焦在研究問題上，往往在故事中迷失方向，接收不到說者想傳達的訊息（林韶怡、蔡敦浩，2013：2）。而當我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來回書寫和敘說中，尋找到在故事中我想要傳達的訊息，於是我將故事有系統的建構、命名，從大學畢業後的徬徨，不知下一步該何去何從，隨波逐流的終於找到一個看似安定的工作。剛踏入托兒所工作的自己，遇見了孩子，也讓我想起童年的我就一直擁有當老師的夢想，隨著升學體制的前進，我遺忘了我曾經所擁有的志向。踏入職場後，喚醒了我想當老師的

¹ 在光目分享自己生命故事的時間分別為 2013 年 5 月 5 日、2013 年 12 月 7 日、2014 年 6 月 29 日、2015 年 3 月 29 日

夢，同時也粉碎了這個夢，因為我一直深受自己沒有教師證的資格，而否定自己的能力。於此同時，我也在工作職場中看見了專業上另一種可能的面貌。

書寫的歷程中，讓我更加理解自己在求學成長的歷程中，真實受到社會文化、原生家庭、生命經驗等多層面的影響。在發展自我敘說時，個體會想去建立生活事件和生活事件間的關連性，個體會將生活事件理解成系統性的相關，而這種故事的創造，將可能為個人指出生活的意義與方向；當我以敘說的方式進行自我探究時，的確可以看到一個更完整的生命形態與情緒感受歷程，並在過程中逐步釐清自我的問題意識；也就是說，我的確得以藉由敘說蒐集觸動自我反思的資訊，形成反省的機制，並引領個體看見自己潛存的問題，進而促進個體看見解決問題的方式（熊同鑫，2011：6）。當我生命中的過往經驗被書寫、敘說出來後，不斷的反芻經驗，再書寫、敘說，當在敘說的過程中，他者的觀點與訪談生命中的重要他人融合進來，讓我再去理解經驗，最透還是透過書寫和敘說來重塑經驗，尋找價值。

圖 2-1：研究歷程



在我的研究歷程中（圖 2-1），敘說者建構自身經驗經由站在現在角度回觀過往生命經驗的開展脈絡，將過去的記憶一一喚醒後統整及概念化，藉其重新再一次對自身加以述說、描述或評論，於思索時間往返的滾動中，產生過去、現在與

未來的自我形象對話，看見自我定位的態度為何，且自我認同的內涵是如何產生影響未來自我的形塑。(朱儀羚等譯，2004：32)。讓我可以更仔細的去理解面對專業認同困境的我，該怎麼走出來。從我的過往經驗中，釐清自己是如何成為一位老師，看見「教師證」帶給我的衝擊和影響。將時間拉回大學畢業那時開始並加強意義的深化程度，以經驗轉換成敘說的形式變成必要面對承受的反思道路，回想且描述當時環境背景和角色位置，一針一線縫補看似被片段化的生命故事，使我對生活經歷的解釋著實走向具像，身處過去的經驗流中賦予條理與次序，以讓自己的生命事件和付諸行動變得更有意義的存在。

個人敘說的真實既不是等待證明的，也不是自我證成的 (self-evident)；Langellier (1989)「個人敘說團體」提到：我們只有經過解釋，很細心地注意那些形成他們故事脈絡，以及灌注於當中的世界觀，我們才開始明白這些經驗；有時，我們從個人敘說裡所看到的真實，會震撼我們脫離自以為是的安全感，而這些真實，讓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如同置身事外也在我們的解釋裡扮演了部分角色，型塑了我們從它們所得到的意義(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49-50)。自我書寫使我實質為自己從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做出選擇，勇往直前地追求欲想解決的在專業上的困境，並獲得對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改造，實現自我、我和專業，及我和社會間的理想狀態，持續的反思轉念以形成自我人格轉化的驅動力。

然而在賴誠斌老師和丁興祥老師的《自我書寫與生命創化：以蘆荻社大學員蕃薯的故事為例》一文中提到，自我書寫不僅需要學習主體在不同自我文本中理解、詮釋、對話與重構，也需要有意義的「他者」、追求公義且善良的敘說氛圍、協同者敘說場境的規劃，更需要將書寫中的自我理解與真實生活中的人我關係往返驗證修正，才能將理解自我放置到更大的社會理解，達至自我創化(2005：73)。與他者的分享討論中，幫助自己能游走在故事中不同場域裡，也幫助自己在故事中，能以不同的視角看到自我。當我在光目分享故事時，伙伴提出了對故事的疑

問，或是在口試時，口委們也會針對我的文本進行批判，提出問題。當我拿著我的論文給母親閱讀時，母親的回應也幫助我重親去理解故事中的自己和家庭之間的關係。

透過書寫來揭露自己，也透過書寫來找到自己，在這一來一回的過程中，經驗的再經驗，會幫助我們找到新的意義，產生新的可能。為什麼會長期被教師證框住，將內在事實展露於外在社會世界，使書寫自我的故事仿造現實生活，盡能無一掩蓋的呈現，成為自身一體的文本。誠如 Amia Lieblich (1998) 所言，故事即是個人之身分認定，在吾人生活之中，故事不斷地被創造、敘說、修正、及再敘說，藉由我們所敘說的故事，我們知道或發現了我們自己，並向他人揭露我們自己 (吳芝儀譯，2008：10)。

第三節 理解生命故事的價值

本研究運用自我敘說的方式書寫出關於自身面對教師專業認同危機的轉變，當透過書寫、敘說真實的過往生命經驗呈現出來，我發現自身對於自我認同的找尋過程中，透過書寫而使得生命中斷裂的學習痕跡被修補起來。在《生命書寫一段自我療癒之旅》的書中提到，斷裂指的是生命的連續性被一種強烈的外力切斷，個體被迫嘎然轉向，由於斷裂的速度過快，個體往往還來不及處理斷列帶來的種種適應困難，就得在全新的生命位置上另謀生計，根本無暇照顧身心的需求 (蔡美娟，2012：90)。在我的學習經中，從一個階段進入下一階段的過程中，特別是國小進入國中階段，以及在學習挫敗和填鴨式的教育過程中和老師之間的關係，這些斷裂的痕跡，透過書寫浮現，也透過書寫被重新黏合，讓我看見生命的連續性與完整性。

書寫生命故事，像是對我的生命重新洗滌一翻，讓我看見自己是誰，和自己相遇也真實接納自己，與過去的自己和好，在這個過程中有眼淚、有憤怒、有難過、有不捨，許多錯綜複雜的情緒，都可以被允許在書寫中發生，也因著這樣的允許，透過書寫、沉澱後，生命擁有了一股新的力量，我在面對自己的過去、現

在和未來有了更正向的力量和勇氣。

自我書寫的同時，也開啟了我與他人的對話，在對話的過程中，我透過他者的眼睛看到不一樣的自己。在光目敘說自己的故事，是從自己的角度來看自己，但說出故事後，他人不一樣的視角，協助自己看的更完整，釐清自己經驗中的糾結。在計畫口試時，二位口委也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故事背後有很大一塊家庭經驗線沒有被揭露，而它是我許多想法和選擇時重要的影響。而後我透過訪談我的母親，將自己的文本拿給母親閱讀，坐下來聽聽她的想法和故事。在與母親的訪談中，聽著她真實的一些心路歷程，我內心的糾結又更加鬆動了。而我在母親的談話中也感受到有一些根深蒂固在影響她的社會文化脈絡，她試圖想要用一個好的方式來教養我們，但真實的情況是無法擺脫，擁有好的成績、考好試，就是最重要的。

雖然我無法鬆動母親的價值信念，但仍然使我鬆動不糾結的，就是她的愛，她的敘說讓我看見為了家庭、孩子、丈夫、工作等等，她好像沒有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其他人好，不管遇到什麼都忍耐下來，也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受到聖經中的一句話「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當我將與母親訪談的歷程書寫在第三章第五節我如何成為一位幼師中的「遇見自己」時，真實感受到在我眼前的這位女性，她生命的忍耐、韌性、堅定、犧牲以及愛，也讓我重新用新的視角去看待我與她、我和我的家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 自我追尋的旅程

第一節 成為社會新鮮人

一、決定隨波逐流

民國九十二年自己在大三那年拼了命的想要念研究所，說真的現在想想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那時候那麼想要考研究所，好像有種對於未來莫名的擔心和害怕，不知道自己大學畢業後到底可以做什麼？自己好像也沒有就業的心裡準備，於是在大三那一年我決定了要考研究所。但對於「研究所」到底在做什麼？其實我不是那麼清楚，只是覺得好像應該要繼續念下去，對於出社會工作這作事似乎沒有十足的信心，也或許是想要證明自己或許也有讀書的能力吧！

於是，我開始「補習」，沒錯當時我覺得考研究所這件事是需要補習的，而大部份的人也是這麼覺得，記得當初我們補教育所的班上約有一百多人，這還只是高雄的人數，記得在升大四那年暑假有二個科目我去台南上課，在台南的補習班人數更是誇張是在一間二百人的大教室上課。其實現在想想真的覺得自己很好笑，在國中時期我超級討厭去老師家補習，那時候我們老師為了加強我們英文、數學、理化的能力，所以一星期七天而有五天放學後我們必需要去老師家補習。為什麼說是必需呢？因為老師除了加強我們的能力之外，也會教新的進度，如果沒有補習就會跟不上進度，雖然那時候的我也沒有認真在讀書，但全班都做同一件事情，好像自己也變得沒有選擇的能力，只能跟著一起了。我的國中老師是數學老師，所以好像也很理所當然的在補習的時間上著原本白天課堂的進度，現在想想這是不對的，但在當時沒有任何人站出來反對，我們也就這樣被對待。

「補習」對我而言就好像是加強學校學習的課業，因為學校老師教的內容太簡單了，只有課本上的東西，沒有補充的教學內容，沒辦法幫助我們在考試上得到高分。在台灣受教育好像沒有補過習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經過了馬拉松式的研究所考試，為何說是馬拉松式呢？因為研究所的考試不像考高中大學一樣有一個統一的考試日期，每間學校的考試日期不同，因為以考上研究所為目標的我除了

撞期的學校以及花蓮、台東師院之外，只要有幼教所的學校我都報考了，當年一共考了師大、政大、國北、中師、南師、屏師、屏科大（當年要報考國北師的研究所時，學校還只接受現場報名，而屏師是第一次招考研究所）。想想其實自己當初考研究所的動機和目標都不明確，自己不知道為何而考，只知道社會好像看重高學歷，擁有高學歷似乎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未來。

二、一窩蜂效應

記得在自己的母校屏科大面試的時候，老師問我平常有沒有看期刊資料的習慣，我就回答了我有，然後說最近看了幼教資訊這幾期都是談到幼教和電腦資訊的結合，如何運用在教學上....等等。老師就繼續追問，所以你進來研究所是想要做這方面的研究囉？我又馬上回答，不是，我想要做的研究是有關於特殊教育方面的，因為在大學時期我的專題小組製作是針對一個聽障的個案進行親子共讀的研究....等等。現在想想我自己在回答這二個問題時，其實心裡面只是把自己預備好的答案來回應老師的提問，因為要考試所以我才會去閱讀期刊雜誌，並不是因著自己的興趣和研究方向而去尋找自己要閱讀的資訊。

對於自己要唸研究所這個決定，某個部份好像只是想滿足我一直以來都是在技職體系的學校升學，即便經過了大學四年的養成，似乎還是沒有啟動我真正想要學習的動力，而只是覺得應該要去唸個普通大學的研究所，至於為何要唸？說真的我沒有認真的想過，面對大學生涯的結束，要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我仍是以他人的眼光來成為我選擇的主要原因，而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沒有那種準備好要成為什麼樣的一位教保員（老師）的期待。

三、選擇舒適圈

隨著研究所的落榜，確定我畢業後就要馬上投入職場，我快速轉換心情思考著自己離開屏東後的下一站要去那裡？當時有考慮要到台中找工作，不過在那時候的我對於到異鄉工作自力更生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內心仍然有一些擔心和害怕，覺得自己似乎無法養活自己。在網站上搜尋著可能的工作機會，聽起來比較有名

的幼稚園他們所要找的老師幾乎都要有教師證的資格，而就在工作地點、經濟的諸多考量下，突然有一個工作的機會自己找上門，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鄉高雄縣岡山鎮（在 2010 年前縣市合併已經成為高雄市岡山區，不過這樣的稱呼對我來說還真是陌生）一個教會附設的托兒所，他們原本的大班老師因為自己的孩子要升上小學，而那位老師的孩子需要多一點的陪伴和照顧，因此學校的所長就來尋問我有沒有意願到那裡工作。

對於這間教會附設的托兒所我並不陌生，它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從小到大成長的教會，雖然在青少年時期我曾經離開教會，認為我不需要上帝，但最終因為在求學過程中的許多挫折，我還是回到了上帝面前一直到如今。這間學校的立案名稱是「私立岡山托兒所」，有四個班，大、中、小、幼幼班。而我們從小到大或是在園所內的老師、家長、孩子們都稱它為「信義愛兒園」。信義是因為我們教會是台灣信義會岡山教會，而「愛兒園」是以前創辦的師母奶奶她說我們每個孩子都是上帝所喜愛的寶貝，所以稱為「愛兒園」。

當這個工作機會找上我時，我心裡是高興的，因為就好像原本我是在一個迷宮中摸索著，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前進，要走那一條路，對自己未來心生膽怯而停滯不前，突如其來的機會決定了我前進的方向。後來就順利的去試教，當時我對中班的孩子們，講一個故事「小熊包力刷牙記」這個故事是之前大學時某一堂課去學校的附設托兒所試教時使用過的活動，因此那天在教學時也就比較得心應手。

四、落差與尊重

我自己很開心可以到這裡工作，但在當時我的父母和身旁的人似乎不那麼贊同，但他們還是接受並尊重了我的決定。為什麼說我父母不那麼贊同呢？記得我爸爸在我升高中那一年因為聯考失利，帶著我去私立高職報名時，他所關心的除了日後的升學管道之外，就是能否參加高普考，在他的心裡似乎一直希望女兒能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而穩定的工作和公務員或國小附設幼稚園的老師似乎是劃

上等號的，當然還有什麼郵政特考、銀行招考等等，在我大學畢業的頭幾年，只要爸爸工作的銀行有招考或是他有什麼相關的工作資訊，他一定會 mail 給我，希望我好好考慮，雖然他沒有用說的，但行動已說明了一切。我覺得我的父母已經是夠民主了，雖然他們仍會有一些意見和期待，但最後總還是會支持孩子們的決定，即便這個決定有時候讓他們感到膽戰心驚。

記得在我妹妹高中二那一年，她突然決定了要考美術相關科系，對於不是念美術班的她來說這是一個很重大的轉變，在經過多番溝通後，我父母也決定全然的支持她的決定，開始為她找合適的畫室，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受到我的父母有很多的擔心和害怕，但他們仍然願意尊重孩子的決定，還記得那時候在填寫大學志願表的那一晚，爸爸還來我房間跟我說：「那個，你看叫老蜜填寫法律系怎麼樣？還是其他的？那個美術吼，以後要做什麼啊？」我可以感受到爸爸他擔心女兒的心情，但同時又想要尊重支持女兒決定的兩難，不過當時的我只是不耐煩的對爸爸說：「你很煩吶！她都已經決定了你就不要再管了嘛！」爸爸沒特別說什麼，只說：「好啦好啦好啦」然後就離開了我房間。當然那晚他也沒有再去和我妹妹說什麼，後來我妹妹也進了美術系就讀。只是這個相處的片段一直深印在我腦海裡，它讓我感受到父母在尊重我們的同時那種擔心兩難的心情，似乎是現在的很難去體會和明白的，我只是會覺得他們管很多，煩不煩啊！或許這要等到我自己當了媽媽才能夠去體會的。

而我的工作也是如此，我其實可以感受到我父母對於我就這樣快速的決定到教會的托兒所工作，似乎有一點太安全，似乎年輕人不應該這麼安逸。他們覺得在私人單位工作，福利薪水都不穩定，不是長久之道。除此之外，媽媽覺得我常常工作和教會服事分不開，她那時覺得花這麼多時間在教會應該是人生晚年的時候的生活，不應該是現在要花的時間。但就如我先前提到的，我的父母對於孩子們的決定多數時候是支持、尊重，所以在我進到愛兒工作的這幾年，就算我知道他們心裡的声音，但我還是選擇我自己想選擇的。

第二節 魚缸中的教育

一、魚兒魚兒水中游

民國九十三年暑假，我正式的進入愛兒園工作。現在想想我當初決定進入職場工作時，我一直以為我只會短暫待個一、二年就會離職然後進入到人生下一個階段，唸研究所或是結婚之類的，但沒想到這份工作我一待就是五年，然後每一年我都會有想要離開的念頭，但這份職業的價值讓我覺得捨不得離開。什麼是這份職業的價值？簡單來說，當我面對孩子很直接的需要被滿足時，或是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看見孩子們很有自信的眼神、天馬行空的展現創意、好奇的探索這個世界等等，我真是覺得能夠和他們這一群天使一起成長，真是幸福。另外，從一開始擔心害怕和家長溝通互動，到後來慢慢的知道怎麼和家長相處，且與家長分享孩子們在學校的生活，以及他們的回饋等等，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聽見一些家長分享一些他們很真實的生活現況，有時讓人覺得心疼，有時覺得替他們開心。我也漸漸發現自己原來是很喜歡接近人群，照顧教育影響他們，而不會覺得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不過，在這樣的工作滿足感中，仍然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員工的薪資福利。我覺得在我工作的這五年常常我會因為薪水福利，或是和其他工作比較之下，會讓我覺得實在應該換一份薪水福利好的工作，有時候更是覺得要是我有教師證，我就能夠去考公立的幼稚園，工作內容好像差不多，時數一定比較少，薪水福利又有保障。常常落入這樣的思考中，就有一種莫名被比下去，但內心又不覺得自己有比他們差到那裡去。這種強烈的感覺，有時候強烈到莫名的自憐起來。

我覺得這種感覺和我國中時候唸書升學的情形有點相似。在國中時期的我常常看什麼都不順眼，在人生第二個叛逆期我覺得我扮演的很徹底，對於成人世界一切的要求都抗拒，不知道為什麼要遵守，只覺得自己的生活在升上國中後全都變了樣。

記得我國小時成績還不錯，在準備升國中時，我父母很擔心到國中後我會變

壞，所以費盡心思讓我進入了一個公立國中的升學班，因為聽說那個老師很強大，給她教的每一屆學生幾乎一半以上都考上雄中、雄女。但我覺得其實我們國中那三年的教育只是訓練我們變成補習、考試、考試、補習的機器人，學習對於我們來說沒有任何的意義，至少對於我來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每天考試考試再考試，只要考不好就挨打。我的內心完全抗拒學習，抗拒老師如此對待我們，但我所使用的方式是消極的方式，我不上課、不讀書、考試考很差也不在乎。在碩一的幼師專業發展課程中，我對自己國中時期寫了一個小故事：

女孩長大了，進入到國中的生活，世界全都變了樣。每天要花 20 分鐘騎著腳踏車到學校，永遠有考不完的考試卷，唸不懂的書，改完等著被處罰的成績單…等。念書考試全都成為威脅女孩自由的以及挨打的結果。分數總是紅色的，不會唸書，不想念書，女孩開始變的叛逆不聽話了，為所欲為的以為自己的叛逆是伸張正義，以為自己的叛逆可以為自己帶來快樂。總之，拿著棍子的教育，對女孩而言完成形不成不了任何作用，只是把她越打越小而已。

三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對女孩而言，快樂的只有下課沒有借去考試的時光。有時候想像著廁所旁的空教室是日劇金田一少年事件中的場景，有時候在校園中的慶武園涼庭開心的跳來跳去，有時候晚上 11 點在老師家晚自習後，不想回家，就和同學騎腳踏車到國小的操場去看星星…等。

不懂為什麼只有唸書考好成績才是好學生，就是不想用成績得到老師的關愛，不理解為什麼總是用成績來評定女孩的好與壞，為什麼要說女孩只能夠去當乞丐，為什麼要唸書，每天唸書，每天一直在考試底為的是什麼？上街買東西需要用到 \sin 、 \cos 嗎？到底有誰可以回答我？我是一個紅色數字的壞學生。

在我國中時期的求學過程是一段相當不好且失去信心的一個階段，對於老師

會有恐懼，總覺得自己做什麼都可能是錯誤的...等等。很多深刻的記憶和畫面仍然存留在心中，有些已經復原了，但有些仍像是隱形的傷口，不小心還是落入那個自卑的情緒之中。

教育對於一個人的影響真的很大，我覺得我像是被關在小魚缸中的魚一樣，失去了自由，每天游來游去，但不知為何而游，失去了生存的目的和方向，看不到未來的遠景。水越來越髒、越來越臭，快要不能換氣但沒人理我。沒想到我寫故事寫到最後一小段「不懂為什麼只有唸書考好成績才是好學生，就是不想用成績去得到老師的關愛，不理解為什麼總是用成績來評定女孩的好與壞，為什麼要說女孩只能夠去當乞丐，為什麼要唸書，每天唸書，每天一直在考試底為的是什麼？…」在我的內心還是有難過的情緒，眼淚一不小心就跑了出來。

國中時期的我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用的壞學生，在家裡也因為生氣父母讓我去念所謂的「升學班」而開始不想和他們說話，或是經常對他們生氣。雖然在學校和同學相處都很好，也有許多好朋友，但只要老師一出現，很自然的我就是壞學生，就是不能夠和所謂的好學生玩在一起。因為我會帶壞他們，而使得他們成績不好。我不喜歡我自己，我不喜歡我們老師，我不喜歡我所在的環境，但我沒有任何改變的能力。

我知道老師這樣逼我、打我是希望我可以長進一點，認真讀書，但那時候的我完全聽不進去，還一昧的覺得如果我真的認真讀書考試考好，那不就剛好讓老師稱心如意了嗎？我才不要哩！現在想想，自己真的是跟自己過意不去，怎麼會有那麼荒唐的想法啊？真是太奇怪了，是青少年叛逆期的關係嗎？女孩啊！妳這是何苦呢？

棍子的教育把我越打越小，雖然我的人一天天的長大，但我的內心卻一天天的縮小，我失去了想要認識世界的慾望，我只想要每天無所事事，游手好閒，上課睡覺，下課尿尿的混日子。所幸，在這樣的教育下，我還擁有了一些些想像和喘息的機會，在學校的花園中遊玩，對於破舊沒有用教室想像成電視日劇的情境，

晚上在國小看星星溜搭溜搭。現在想想其實還真是危險，那麼晚還不馬上回家。但這也都只能短暫的轉換一下我的心，回歸到現實，我還是一個沒有用的壞學生，還是每天要去學校被老師打、言語的羞辱，接受如此般的教育。

而隨著自己漸漸長大，接受了這個社會對於學習制度的安排，但它似乎又將我推向了另一個我無法逃脫的體制中。這話怎麼說呢？因著自己國中時期放棄學習的態度，而使得我在高中、五專、高職聯招考試考的不理想，而失去了選擇學校就讀的權利，最後只能拿成績去報名私立高職。那時候我很清楚我自己雖然唸高職，但我不要我的學歷只有高職畢業，我想要唸大學，想要和一般人一樣，我不想要高職畢業後就去工作。於是，我意識到成績的重要性，才開始有計畫的面對課業上學習。當時我到學校報到時，我還記得老師說：「如果你孩子想要升學，那就選擇綜合高中，因為綜合高中是以升學導向為主的。」那一年我們是第二屆的綜合高中實驗班。「綜合高中」就是讓學生在高一時先以普通高中的課程上課，而到高二時開始決定你要走普通高中還是技職導向，如果選擇普通高中就繼續唸普通高中的課程，然後看你自己要選擇什麼類組。如果選擇技職導向，則是看你們學校有什麼職業科別，然後就以那些職業科別進行選讀。

自己當初沒有選擇一般高中，一方面是覺得我們學校的一般高中好像不會太好，再來就是自己的程度好像很差，無法和別人比。於是我選擇了技職導向，而之所以會選擇「幼保科」，是因為自己對於數學會計等科別實在是沒有興趣，在高一時有唸會計，唸的頭很大，什麼借貸平衡、資產負債表...等等，實在是太不感興趣了，然後室內設計、餐飲、觀光、美容美髮等，也不吸引我。「幼保」教小朋友，以後可以當老師，這聽起來是正向的，這個職業感覺上可以讓我抬起頭來，別人不會覺得我很差，最起碼我是「老師」。再想想自己好像也挺喜歡小朋友的，在教會也常常帶小朋友玩遊戲。於是，我就選擇了「幼保科」，其實當時我也沒想到這樣的一個選擇，會影響到我後來的職涯，那時，只是很單純的選了一個我比較感興趣又感覺上職稱聽起來很不錯的科別。

二、游不出去的小魚

因國中三年不認真讀書而造成高中升學時，居然連選擇一間學校的機會都沒有，為了不要讓自己重倒覆轍所以我高職三年每一年都很努力認真，在高一升高二那年暑假，我就已經知道如果我想要繼續升學，第一志願就是屏科大幼保系，另外，如果推甄的話，台中師範有開放幾個名額給技職體系的學生，不過以學姐們的經驗，似乎推甄屏科大上榜的機會比較大，所以當時我就選擇了屏科大為我的第一志願。

在我那一年的屏科大幼保系是附屬在管理學院底下，因此，我們的院訂必修有一管理學院的課程，如例：計算機概論、經濟學、會計學、行銷學、統計學、管理學等課程，記得當時大一、二在修這些課程時，實在是搞不懂為什麼我們幼保系要學這些課程，但當我進入職場後，特別是後二年在擔任所長一職時，要面對園所的管理和帳務，以前學習的內容多少都給了一些概念，讓我面對這些事務不陌生。在行銷學這門課程中，我記得老師要我們以小組的方式去研究一間園所的行銷策略，了解該園所的利基點在那裡，也就是指他有什麼獨特吸人家長去消費的地方，以及園所的行銷組合「4P」，指產品（Product）、管道（Place）、價格（Price）、促銷（Promotion）等等。另外，在一些課堂中老師會要我們收集剪報時事，有關於兒童醫護安全、兒童福利相關政策等等，我自己也因此養成了關注幼兒相關時事的習慣，特別是後來進入職場後，因為對於兒童安全等新聞議題有比較高的關注，也增強了自己要多加留意幼童相關安全。

回想起大學四年在幼保系的學習，除了在課堂中的知識吸收，還有許多參訪、見習、實習的機會，除了參訪幼兒園所外，另外還有到早療服務的機構參訪和見習，這些經驗也都提供了給我很實習的幼兒園所工作環境的想像。特別我記得我們因為嬰幼兒餐點與營養的課程，還設計了健康食品相關的活動教案到屏科大附設托兒所試教，以及設計托兒所餐點和到托兒所廚房去見習。

在大學四年的學習中，更讓我對於在幼兒園工作有了想像，記得從大三開始

我們就會有一些課程要設計活動，進園所試教，雖然我現在已經不太記得第一次試教的活動是什麼，因為其實從高職開始就一直有進班試教和實習的經驗，但我很深刻的是孩子們總是很熱情的反應我們這些大姐姐給予的內容，以及每次試教前都緊張的要命，但教學完畢後就很有成就感。我記得我非常喜歡去參訪、見習，每次去到不同的園所看到不同面貌的幼稚園，都會覺得很興奮。一直到出社會工作、進研究所我都還是很喜歡參與此類的活動，我覺得參訪、見習會讓我看到不同園所呈現來的風格完全不同，有開放角落教學、方案活動、單元、全美等等。但我覺得自己在參訪、見習、實習的過程中，自己的學習心態有些轉變，在學生時代（高職、大學），每次有機會去參訪幼稚園、托兒所，就像是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看到什麼都覺得很新鮮都很好都值得學習。在工作階段的我有機會去參訪幼稚園、托兒所時，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園內老師是如何呈現孩子們的作品、帶領孩子們作了什麼樣的創作、教具等等。

一直到有 2009 年 1 月我有機會參加光祐出版社舉辦的義大利瑞吉歐的參訪團，那次我們參觀羅馬銀行附設的蒙特梭利幼兒園、波隆納的教育資源中心、社區的托兒機構、一間以繪本教學為主的幼兒園和二間瑞吉歐的學校以及機構。當我們大老遠的從台灣飛到義大利瑞吉歐這個方案有名的小鎮要參觀時，居然被嚴厲的告知不可以在園所的任何地方照相，只能夠用眼睛用心去觀察記錄。哈！這對我們一行人來說真的是痛苦到不行，但也不得不聽話。不過也就因為如此，那一次的參訪讓我感受到當安靜下來，仔細用全心全人的去觀察感受園內的環境、氣氛、佈置、孩子與老師、孩子與孩子之間的互動時，反而吸收學習到的東西更多，而且會和你的經驗，你腦袋裡的知識產生對話。

回到我大學四年所學習的幼教相關專業知識和理論，真的有很多很豐富的學習，例如：優生學除了上課之外，還要我們去醫院觀察新生兒；兒童疾病預防與照顧、行為觀察、語文、藝術、社會、數學、科學等活動、特殊教育，當時還有進入早療機構見習一週、保育人員專業理論...等等課程。在大四那年的寒假，也

在屏東長治鄉壇香托兒所實習，那是一間開放角落學習的托兒所，老師每天都在教室設計不同的學習角落，讓孩子自己操作學習，在實習的階段我覺得自己很期待在畢業後成為一位老師，可以管理一個班級，帶領孩子從事許多活動。

當我進入職場後，從預備教室的環境、和家長聯絡、準備教學活動等等的過程中，不知道為何，我內心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我一方面擔心自己能力不夠、太年輕無法取得家長的信任、面對孩子們...等等，但另一方面我有想到自己是很期待成為一位老師的，從小我就有一個老師夢，小時候的我還很想要成為一位老師，對於老師這份工作充滿著熱情的想像。記得在國小時期的我非常喜愛玩老師小朋友的扮演遊戲，在孩童時期的想像扮演遊戲是很常見的，在幼兒園裡觀察孩子們的自由遊戲時間，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們總是擁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想像創意。有時候從他們的遊戲中，可以看見他們的生活形態。看著他們一段時期會有不同的遊戲形態出現。在遊戲中有著他們想像出來的角色，但也可以在這個想像過程中看見他們生活的真實面貌。

三、渴望自由

回想起童年時期的我，對於扮演遊戲也是異常的著迷，著迷到一種程度，我的父母因為我和妹妹太喜歡玩，因而為我們預備了一些環境，讓我們可以在其中盡情的享受，而讓我著迷的遊戲就是「老師小朋友」。當我會拿筆開始塗鴨時，我和我妹妹除了在紙上塗鴨之外，我們也趁著大人不注意時，在家裡的牆上開始肆無忌憚的亂畫、亂寫。那時在眷村的家裡，每個房間、飯廳、客廳的牆上都充滿著我和妹妹的「作品」，印象中爸爸媽媽好像也試圖想要讓我們不要畫在牆上，但每次他們下班回家後，就又會發現多了一些新的作品。後來，他們似乎放棄了而每隔一段時間爸爸就會重新粉刷家裡的牆壁。每次粉刷新油漆時，爸爸會讓我們選擇想要的顏色，而每次當房間重新被粉刷後，我和妹妹一開始都會想要保持房間的美麗，但過些日子又會忍不住的拿起彩色筆塗鴨在上面。

當我們長大一些進入國小，媽媽也試著和我們溝通關於喜愛在牆壁亂畫的行

為，媽媽開始規定不可以在大房間（大房間是以前住在眷村時我和妹妹的房間，因為它是我們家最大的房間，所以我們都叫它大房間）以外的地方亂畫，然後在我們房間為我和妹妹一人買一塊超大的白板，掛在我們書桌旁的牆壁上。我還記得白板是在家樂福買的，那天把白板掛起來時，我內心興奮的不得了，破不及待的想要拿起白板筆在上面寫上或畫上一些什麼東西。另外，爸爸也在家裡的院子用木板為我們作了一塊大黑板以及為我們買了各色的粉筆，讓我們可以在院子裡使用。現在想想我的父母雖然不是從事教育相關的工作，但對於孩子的教養方式還真是有他們自己一套方法。

幾年前（2009年）我有一次回家和爸爸聊天時，突然想到以前小時候我們會在牆上亂畫的行為，就問爸爸為什麼以前小時候不禁止我和妹妹這樣的行為，你們不會很頭痛嗎？爸爸只是輕輕的笑了笑說：「那有辦法阻止啊，而且你們教育那種不是常說要讓小孩自由發展什麼的嗎」對於老爸當時的回應，我真的很驚訝也很敬佩，因為我覺得當我自己有小孩時，我都不一定能夠像我父母對我們一樣的方式對待兒女，像他們一樣無條件的包容和接納孩子們的一切行為表現。後來爸爸又補上了一句：「而且你們那時候還畫到客廳的天花板上，我還想請問你們到底是怎麼畫上去的。」然後，我們都笑了。對於小時候的行為真的有時候也記不得全部，但在部份中看見內心對於某部份的熱情和執著，而且可以一直享受在其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而當白板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後，我就越來越喜歡玩老師小朋友的遊戲，每天都會在白板的旁邊寫上「中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星期幾以及值日生是誰」。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內心就是很喜歡當老師，我每天都想像教室內有一些學生，其實就是在我的房間內而已。我會假裝在房間內批改作業，把媽媽從公司帶回來的廢紙製作成學生的作業和點名簿，也會假裝和同事聊班上同學的狀況，有時候是想像的，有時候是和妹妹一起玩，在白板上出作業、考題、聯絡簿...等等。就好像將自己在學校發生的事情複製在家裡，只是我的身份變成了老師。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我不單純只是在玩遊戲而已，而是真的想要當老師。還記得在國小階段我的父母在假日很常帶我們全家和一些朋友去露營，有時候露營的場地是在國小，而在山上的國小有時候他們的窗戶都沒有關起來，我們幾個小朋友就會偷偷跑進去，而我每一次都是玩的最起勁的，會假裝自己就好像真的是這個教室的老師一樣。

想想其實真的蠻吊詭的，在一個被壓迫的升學體制下，面對前進的方向毫無能力，只能夠任憑分數推著我往前走，當我意識到分數在升學管道中扮演著要角時，我開始努力讀書，意外的讀到了一個很符合自己特質的領域，原以為我可以安逸的就這樣走下去，但沒想到我又在一個無意識的狀態下進入了另一個體制的框架中。寫到這我突然覺得過去我隨著考試而走上了學前教育工作者的路上，剛好這是我喜歡的，我心所嚮往的，所以我接受了這個安排，但其實在潛意識中我好像覺得這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許重來一次我可以更好。不過人生沒有退後只有前進，只是在這個前進的過程中我發現若只是無意識的隨波逐流，那似乎原本困境以為決解了，但其實它一直都在。但所謂的解決又真的是解決嗎？無論如何，在這個發現的過程中，你更認識了自己。就像我發現原來幼保科在當時對我而言其實只是因為它的職稱聽起來還不錯，所以我選擇了它。

第三節 如願

一、傳統中的自由

2003年6月我終於脫離的學生身份要進入職場成為一位正式的老師，對於自己新身份相當期待，從小我就期待自己能夠成為一位老師，記得小時候總是在家中模仿著學校老師的一舉一動，自製學生的考卷、作業、點名單，和妹妹假裝是同事之間的關係，假裝閒聊著班上同學的狀況。想想其實真的很不可思議，就這樣的成為了一位老師，心裡感到又興奮又緊張，也有點擔心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園所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在工作中有一些孩子們的畫面很深刻的印在我腦海裡，看著自己過去在工作時所寫的童言童語，有些時候就是想將和孩

子們的互動記錄下來，沒有為了什麼特別的原因，在那些教學的情境中讓我懷念。但其中最讓我感到興趣的是「福祿貝爾恩物」。

當我開始在愛兒園工作時，所長就跟我說要好好在這裡學習福祿貝爾恩物，當時的我其實並不是很明白什麼是福祿貝爾恩物，對於它的了解只有很簡單的知識上的理解。知道福祿貝爾是幼兒教育之父，他創立了全世界第一所幼稚園，提倡幼兒要透過遊戲來學習，並創造「恩物：上帝恩賜給孩子的禮物」，知道恩物有分二十個，前十個是操作恩物，由體一面一線一點，後十個是手工恩物，由點一線一面一體。這些知識上的了解並沒有讓我真正去認識到什麼是福祿貝爾恩物，還記得我們所長在跟我介紹恩物時，我還自己覺得自己應該很了解恩物是什麼，因為之前考試也都有念過有關於福祿貝爾恩物的相關內容。

就這樣每天上班時，努力於幼兒園所平日的基本作息，下了班後就跟著過去在園所教書的退休老師學習恩物的操作。在當時年輕的我其實並不是很想要了解恩物的本質，一開始覺得要利用課後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挺麻煩的；另外，也覺得自己想要在幼兒園所做一些其他的事。相較於我在大學四年所學習到的教學模式或是去參訪和實習的幼兒園所，我所工作的幼兒園還是屬於比較傳統的教學模式。教室內有白板、課桌椅，小朋友來到教室就是排排坐好，也會訂購坊間的教材來使用，教學的內容就是跟著教材走。這些都是我想要突破的，我不想要使用教材，不過這個很難，因為全園都這麼做時，其實很難去說不。那麼我就想說從班級經營來改變，讓孩子多一點參與在教學中，將過去我在念書時參觀實習的經驗中去抽取合適於我們班使用的教學模式。多帶領孩子們去真實體驗教學的內容豐富他們的經驗。

我們的園所使用福祿貝爾恩物，是因為創園的師母奶奶接觸到林盛蕊園長，也曾經邀請林園長到我們園所來對老師和有興趣的家長分享福祿貝爾恩物。在民國 85、86 年就開始使用福祿貝爾恩物做為園所的重點教學內容。相隔快十年的我進入了園所工作後，其實有一點感受不到恩物的好處，只是知道所長很看重我

這位新進老師會不會操作恩物。課後留下來學習恩物，一開始自己的意願不是很高，一方面是覺得自己下班的時間被剝奪，一方面園所的重點應該放在改變、創新。不過自己內心對於眼前一小盒一小盒的恩物感到好奇，到底是要怎麼使用這些物件來進行教學。

楊老師是一位退休的老師，她也是我以前唸幼兒園時的中班老師，她每週會抽二天的放學時間和二天的中午休息時間來教我操作恩物。除此之外，我剛進入園所工作第一年的恩物課，也是楊老師來進行教學，我從旁協助並進行觀察再和她討論。隨著自己越來越認識恩物，在自己排列操作的過程中，好像也有一種舒緩工作壓力的作用。特別是當從第一恩物操作到第二恩物時，面對第二恩物的迴轉遊戲，其實我在學習整個操作過程中是很驚喜的，自己看到物體在快速轉動下的變化，讓我開始慢慢的享受在恩物的學習中。接下來的橫花樣、中心花樣、實物創作的排列、智慧遊戲...等等，也都開啟了我對於恩物的全新認識。

不過，回歸到自己的教學場域，對於恩物的教學似乎還是不那麼熟悉，也比較將自己的教學重點放在其他內容，很容易忽略恩物。特別是我當時在工作時，很喜歡參加研習課程，信誼、康軒舉辦的研習總是會有很多單元課程的分享，那些研習幫助我可以去創新自己的教學，其實現在想想與其說創新倒不如說模仿。直到有一天中午，我們班有一位女孩吃完飯來問我，可不可以去拿第七恩物來拼，我說好啊。當時我們班吃完飯、刷好牙的孩子，可以選擇到智益或語文區進行活動，等待還沒有吃完的同學。當她來問我可不可以拿第七恩物時，其實我也沒有多想，只是覺得也不錯，讓他們多多練習。就這樣一個孩子影響一個孩子，那一陣子他們都會自發性的想要去拿第七恩物來玩，然後所排出來的圖形充滿創意，有時候他們也會主動要求想要保留他們所拼出來的圖形。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孩子們自發性的進行完一個活動時，他們對於他們的成品感到滿意，且想要和其他人分享，甚至是他們的父母。

雖然如此，我對於恩物認識還是很粗淺，也沒有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和認識，

只覺得會帶孩子們操作就夠了。比較將自己的心力放在單元主題的學習，當時我很喜歡台中四季幼兒園所發展出來的方案教學，很羨慕他們的園所老師可以將孩子們的觀察記錄，活動內容，整個方案發展的過程完全的呈現出來。那也是當時的我比較想要著眼的地方，總覺得那樣子的教學呈現才是專業。

二、教育愛

當我在幼兒園所教孩子，成為一位老師時，我真實感受到自己過去從小到大的成長經驗深深影響到我的教學。從小我的父母帶給我很多體驗大自然的機會，帶我去運用社區資源，給於我許多發揮創意和想像的空間，不會因為規範而限制我。因為我對於我們班的孩子也是一樣，我會盡一切的可能去滿足他們的需要，當然每個人的需要都很多，但我希望我們班的孩子他們可以快樂的成長學習。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我自己也是在不斷的拿捏和調整。

我發現自己在面對孩子最在意的還不是他們到底學到了什麼知識內容，我最在意的是他們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被公平的對待，成人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同儕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屬於他們的權益有沒有被保護。不知道這和我自己過去在求學的過程中的負面經驗有沒有關係，總之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他們帶著恐懼害怕來上學，我希望這裡真的就像他們另一個生命成長的舒適圈。

所以，我一直很欣賞我們教會的老師母，我工作時她已經退休了，不過在我小時候唸這托兒所時，她當時是所長，她非常慈祥，每次看到她總是笑咪咪的彎下腰來對我們說話，從小到大我幾乎沒有看見她對待一個人是很兇的樣子。她長期關心我們這些曾經唸過愛兒園的孩子們，真的是很厲害，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持著她，長大後覺得可能真的是耶穌的愛吧！

小時候我們都稱她為師母奶奶，個子不高，一頭灰白的短髮，總是穿著簡單的T恤搭配著牛仔長裙、短襪配涼鞋是她一貫的風格。就算我已經從愛兒園畢業了，她還是一樣關心我們的狀況，常常尋問奶奶我和妹妹的近況，想到師母奶奶總是給人一種很溫暖的感覺。一直到我大學畢業，回去自己以前的幼兒園教書時，

雖然師母奶奶已經退休了，但是她的關心卻沒有因為退休而減少。我從師母奶奶的生命裡感受到教育愛的溫暖和重要，她真的在我們這些學生的生命裡澆灌了滿滿的愛。

三、再次渴望自由

在教學要進入第三年的尾聲時，園所內的人事變動，沒有人想要接所長職，於是最後我就接下了這個重責大任。每一種角色都有屬於該角色的視野，當我在前三年在大班擔任教學時，其實我顧慮的就是我們班的孩子的狀況就好，不用管其他的事務。但當我擔任所長一職後，園所內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必需要顧慮到，大到整個園所的年度預算、園所招生，小到辦公室裡的魚缸要清理、換水。

在角色轉換，讓我重新去思考到底我們園所要呈現的是怎樣麼的一個園所。在高雄岡山地區有近二十幾家幼稚園、托兒所，到底我們憑什麼生存下去，特別是在面臨社會少子化的問題下，我們園所生存的利基點是什麼？我知道我們園所很重視幼兒音樂，因為以前師母奶奶很強調音樂、敬拜讚美的重要性，不過不是每一位老師都會教幼兒音樂，因此，某一個部份看起來，音樂課比較像是外加式的課程，加上每間幼兒園都可以有音樂課，所以感覺上這樣的課程並不亮眼。另外，我們學校還有以聖經故事為主的品格教育，這對於我們學校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色，雖然我們是教會附設的幼兒園，但是其實真正來讀我們學校的學生80%都不是基督教家庭，大部份都是家長間彼此介紹而來就讀，以聖經為主的品格教育可以說是特色之一。最後，我想到了「福祿貝爾恩物」這個在我自己教學期間，一直會被我忘記的東西，居然可以成為我們園所的特色。

當時，我們學校主要是使用坊間的教材進行單元教學活動，²另外還有音樂、體能...等融入式課程。就在我們的某一次的教保會議討論過程中，老師們彼此交流分享也都得到共識，因此我們就決定將恩物發展成我們的特色課程，把每學期固定的四個單元主題刪掉一個，換成「福祿貝爾恩物」，每學期除了平時的恩物

² 指我當時工作的托兒所，它位於高雄市岡山區的一間教會附設私立的托兒所。

課之外，再多增加一個月的時間，好好來展現恩物的學習和舉辦恩物的相關活動。

其實面對整個大環境的托育環境都強調美語教學、方案、開放角落等等的幼教模式，且在私立的幼兒園所還是會有許多讓學童有比較多的讀寫教育、珠心算，因此，要以恩物為主似乎其實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加上當時我們對於恩物的理解和認識其實還是停留在操作面，知道如何在教學上使用恩物，但是對於其背後的教育思維還是很薄弱。我們也就只能邊做邊調整，不過一個前進的方向要取得全體的共識其實是不容易的，會有其他的聲音讓人覺得遲疑是否真要如此前進。

記得在某次舉辦完福祿貝爾親子活動時，我興奮開心的和小揚老師說：「以後我們一定要聯手推廣恩物，讓我們小孩和很多小孩一起玩恩物，透過恩物來學習」。³而當我在講這句話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將來還會進研究所，也不確定自己到底會不會真的和小揚老師一起聯手推廣恩物，只是我真的好喜歡孩子們在玩恩物時專注的神情，小心翼翼的拿取，充滿創意的排列。簡單的「物品」就可以讓他們玩的不亦樂乎。在過程中，許多的對話也讓我著迷，當孩子們排好一個創作時，會開心的邀請你去看他們的作品，並和你分享他所做的是什麼。

過去福祿貝爾幼教之父的名號只寫在課本上，但當我更多認識恩物時，我覺得對於這位幼教之父更加敬佩，恩物這東西真的吸引孩子，讓他們能夠在遊戲中學習，在恩物的操作中有許多複雜的概念，其實學齡前的孩子們不一定能夠理解其中的抽象知識，我也會覺得我們的引導方式有千百種變化的方式，不是那麼絕對的。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當時我們在進行恩物培訓時，園所老師給我一些恩物操作時的原則時，是很絕對的，不能輕易的改變。但當我自己在進行活動時，孩子們的創意想法無限，他們的想法和我碰撞在一起時，的確是可能會出現原則以外的變化，而這也讓我重新去思考，到底所謂的恩物操作有沒有所謂的固定原

³小揚老師和我差不多大，我們從小一起長大，我們熱愛孩子熱愛分享自己的教學內容熱愛福祿貝爾恩物，我真的很開心可以在工作階段有這麼一個好同伴，可以彼此鼓勵，相互扶持

則，還是說是可以擁有很大的彈性空間。

記得我初次聽過恩物應該是在準備升四技二專時，從課本上的知識中得知幼教之父福祿貝爾，他是第一個提倡讓幼兒在遊戲中學習，進而發展了「恩物」意指上帝恩賜給孩子的禮物。之後進入大學四年的幼兒保育系的培育過程中，就再也沒有接觸到恩物。就在我踏入職場後第一個工作就要學習如何透過恩物引導幼兒活動。從一開始我覺得這不會是我日後教學的重點，到自己也深深被恩物吸引，被孩子操作恩物時的畫面吸引。

在工作五年後，對於工作有一些倦怠感，這樣的感覺我不知道該怎麼樣排解掉。特別是在裡面有一種自己能力不足夠的感受。工作時我很喜歡研習，喜歡從專家或資深的老師身上吸收實務經驗，特別是那種可以直接運用於教學現場中的研習。我也喜歡參加參訪幼兒園的研習，透過參訪直接接觸園所，去觀察看見這些績優園所的原因。但在工作的第五年的下半年我真的面對工作有一種很大的無力感，不知道是來自於經驗不夠老練還是能力不足，我覺得我很需要被指導，但身旁沒有這樣的人。

原本以為我報名所長班，可以得到解決，但在一年多的上課過程中，班上同學一半是經營者，一半是不知道為何，反正就來拿個證明。在那樣的氛圍下，同學之間的互動也存在者某種利益關係。經營者之間也有某種利害關係，記得我們班上同學還有彼此在經營關係裡是互搶學生、抹黑彼此的，這樣的互動讓我覺得有點緊張。沒有什麼人際的交集，雖然有一門人力資源課，老師說你所認識的人、口袋的名片都是你的貴人，你要好好經營這些關係。或許對於那個時候的我來說，還太嫩，還不知道該怎麼做。最後，我也就只有抱持著拿到證就好的心態。

在我工作之餘可以聊天的伙伴—高高，她是我的國中同學也是我研究所同學。就在我工作的倦怠感無法解決的同時，高高對我說：「還是你要不要來考研究所」，就她這麼一句話，打開了我人生另一個奇妙的旅程。從來沒有離開過高雄生活的我，就從遙遠的南部小鎮獨自一人來到台北求生。97年底決定和她報考一樣

研究所後，又有一個機會去義大利參訪瑞吉歐幼兒園，去義大利瑞吉歐、波隆納幼教機構參訪 12 天。對我來說這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方案教學其實我一直都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義大利瑞吉歐的方案可以如此有名，為何吸引人？對我來說這次的參訪像是旅遊，留下了許多美麗的影像，唯一特別的是，在瑞吉歐的園所參訪、機構參訪，不能照相攝影，只能夠用心去觀察，記下你所看見的一切。很特別的經驗，但也讓我感受到之前在台灣的園所參訪、研習，總是喜歡拿著數位相機照個不停，閃光燈按不停，但往往吸收的也就是那些，大部份的影像其實就是存在硬碟裡，存著心安而已。

第四節 重回學生身份

一、離開

民國 98 年 5 月 5 日政大幼教所放榜，記得那天在工作崗位上忙的不可開交，也沒有時間查榜，直到中午休息時間，老爸打來一通電話說：「恭喜恭喜」，在電話另一頭的我其實不敢相信，接著一位教會的妹妹在政大新聞系也打電話來給我，說在學校看見我的名字，正取 4，就這樣，我再次重回學生身份。

過去在工作的環境中，我其實一直很想要離開，但始終不知道自己能夠去那裡，又或者說去到另一個幼兒園所，真的會比較好嗎？我不知道，這個不，讓我一直沒有跨出去，一直到我覺得唸幼教所對我來說，真的是一件比較好的喘息和轉換時，我才願意付諸行動。這個離開讓我充滿喜悅，喜悅中還帶著某種對自己能力上的肯定和驕傲，考上政治大學似乎有一種洗刷冤屈的感覺，這個榜單好像代替了我告訴這個社會、親友們，我是有能力的。

待了一個父母認為沒有什麼發展性的園所，是我想要離開現在的工作環境的原因之一，而其實自己想想自己在工作的這幾年，心底深處，重新整理自己再出發，離開一個讓我一直想要離開，但又有許多牽掛的地方。沒想到自己大學畢業五年後，居然真的考上了研究所，當初大四那一年全力以赴的考研究所，想想那時候的心情，有一點像是想要跳脫一個什麼似的，自己會有一種很真實的感覺，

我去考的那些研究所，才是正統的大學，這樣莫名的心態真的很奇怪，但卻很真實。不過，那一年我一間學校都沒有考上，如今就在我沒有想太多的情況下，只是因為朋友的建議而去報名了考試，什麼都沒做只是做了一個報名的動作。

為什麼說什麼都沒有做呢？其實說來也很奇妙，自己在工作的這幾個一直有想要離開這個地方，這個讓我有安全感的環境，待起來很舒服，但沒有挑戰性，又或者是說大部份的人事物就想安於現狀就好，沒有想要改變或突破性的成長，久而久之那種莫名的安全感讓我害怕。說想要離開工作的那種心情，其實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我記得每一年在預備孩子們的畢業典禮時，我總是想著「還是我就和他們一起畢業好了！」

二、喚醒我的存在

在工作的這幾年，一直想要突破想要成長，一直覺得自己能力不夠好，雖然感覺上身旁的同事和教會都很信任我，但我實在覺得自己還是有許多要進步的地方。我想要更好的專業成長、更好的影響力。記得那一年我在年初的時候給自己命名為「擴張年」，我期待在那年我的生命更多被擴張，因為深感自己在面對許多的人事物上，所擁有的一切好像不夠用，需要更多的成長。

在研究所有二門對我意義深遠的課程，一是哲思課，另一是教師專業發展。這二門課讓我重新去看見自己如何成為一位老師，其實是從小就擁有的夢想，雖然在過程中有一些曲折；另一就是我重新去看見福祿貝爾恩物的重要。這是在我進來研究所之前，當初其實完全沒有想到自己能夠有一個機會重新的來思考「福祿貝爾恩物」。

記得在 98 學年第二學期的幼教哲思的課程中，這門課帶著一些問題進入課堂中，這挑戰了我們過去的求學經驗，學生總是被動的求知。當我得知這個修課必要條件時，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恩物。回想我自己過去的五年工作經驗裡，我最想要再更多學習或重新理解的就是它。我有一個夢想，將來我要自己帶著我的孩子以及社區或我朋友的孩子，一起開放我的家庭，帶他們在這個小空間裡玩恩

物，和媽媽們分享孩子們遊戲時的樂趣與啟發。這個夢想是我在工作時得到的，至今它仍然放在我心裡，並且繼續想要朝著這個夢想前進。

重新思考「福祿貝爾恩物」打破了我過去這五年的工作經驗裡對恩物操作存在著某種框架，雖然真實的接觸的福祿貝爾恩物，它不是擺放在教室內的裝飾品，也不是課本或考卷上的知識與考題。它們活生生的在孩子們的手中玩弄著，很真實，很吸引我的目光。但在引導孩子操作恩物的過程中，我容易就會被過去在園所中，老師所教導我的方式給限制住。他們總是會說這是不能改變的，就是要這樣這樣教才是對的。一開始我會挑戰，但最後我妥協於他們所傳承下來的模式。

還記得一開始在和倪老師、小閔一起討論恩物時，老師總是說我在運用恩物時，應該要打破一些系統，它們彼此之間應該是交織的，不是一、二、三....這樣下去。光是這樣子簡單的一句話，挑戰了我近一年的時間，當然不是全時間都在思考這件事，期間我繼續修研究所的課，中等教育學程，完成教育實習。而在教育實習前，也就是 101 年的上半年，小閔和我、敏伶學姐我們一起在政大開了二梯親子恩物課程，有近二十對的親子參與在其中。在那一次的課程安排中，我硬是打破了一些舊有的模式，試圖讓恩物彼此之間是交疊的，我發現在那次的經驗中，我有了新的刺激和學習，也讓我能夠更加靈活的去思考恩物的教學。

我也真的感受到，自己在面對權威很容易就屈服，就好像過去的教育養成方式，就是不斷的灌輸給我們許多的知識，但很少給我們機會去思考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這樣說，久而久之原本的疑惑想進一步了解的事情，也就不想再提出來了，反正人家怎麼說就怎麼做，課本怎麼寫就怎麼背，記多了背多了就對了。我覺得要成為一位教育工作者，若是沒有真的將所學習到的知識內容去思考、理解，或許是可以成為一位好的老師，很會教書，但流於形式不具有啟發性。老師這份工作其實在真實的工作場域中很容易就流露出自己過去的經驗和模式。

第五節 如何成為一位幼師

回溯自己的生命成長經歷，重新思考在成為幼師的這條路上，我一直受到「教師證」的影響，而覺得自己不是一位得到認可的老師。然而這個歷程中，讓我更深刻的去看見自己是如何形塑而成為老師，也在過程中遇見了真實的自己。在這趟追尋自我的旅程中，重新去思考我是誰？到底我的認同危機是什麼？在光目分享時，老丁問我：「那你有什麼危機？你的認同危機是什麼？」記得第一次被問這個問題時，我心裡第一個想法是我的危機就是「我沒有教師證」，而透過書寫、對話，整理自己的生命經驗，我重新理解，原來自己的專業認同危機並不在於有沒有教師證，而是我是在專業認同的過程中，我受到家庭、學校、工作等影響。

一、遇見自己

計畫口試那一天，賴老師問我「怎麼看那個女孩？那個故事中的女孩，在那樣的受教場景中，你怎麼去理解？」當下我無法說出自己是如何看待那女孩，我發現在我心裡其實非常的矛盾，一方面我很難去原諒女孩不乖乖讀書，而用叛逆的方式來面對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我又覺得自己這樣的想法就和女孩當時所厭惡的成人一樣。

賴老師一再的問我，所帶來的張力隱藏不住，眼淚就掉下來了，我的心疼那女孩在教育現場的遭遇，但似乎又無能為力，當老師再問「你怎麼去看女孩當時怎麼會產生這樣的教育場景 我真的覺得『女孩啊！你這是何苦啊？』這句話我真的這樣覺得嗎」我的內心想表達的是「當然不！」但不知道為什麼我說不出來，我心裡還是會有一種覺得自己不夠好，就是我没有好好認真唸書、考試沒考好，是自己的問題，這一股腦兒的覺得委曲、難過、無能為力，讓我無法真實表達出自己的感受。

我心裡知道，父母很擔心他們的孩子進入到國中時會變壞，在我國小六年級時，就開始去考私立的國中，其實不是很明白為什麼他們那麼焦慮，我只記得媽媽曾經說過，在新聞上都會看到國中有許多小流氓會對班上的同學進行勒索，吃

霸王餐等等，她很擔心我進到一般國中後會遇到不好的同學，因此在我確定沒有考進私立國中後，他們決定讓我進入一所公立國中的升學班。

這其實是我的人生一件很重大的轉變，但我完全沒有參與討論的機會。我失去了學習的主體性，只要聽著父母的安排，他們似乎都想要為我們預備最好的，幫我們安排好，讓我們少走一些冤忘路，而在這一連串的決定中，我自己就迷失了，不知道到底要走去那裡。

我開始逃避家人、逃避那女孩所面對的一切，不想要理解他們。當我寫下這段「魚缸中的教育」時，其實魚缸這二個字是老丁幫我命的名，在 2013 年 5 月 5 日那次光目的討論中，我自己形容「我覺得我像是被關在小魚缸中的魚一樣，失去了自由，每天游來游去，但不知為何而游，失去了生存的目的和方向，看不到未來的遠景。水越來越髒、越來越臭，快要不能換氣但沒人理我。」而老丁在那次的討論中⁴，點出在我的故事中，不只是有一個魚缸，而是「缸中缸」。

我到底是怎麼去理解，當我寫下「女孩啊！妳這是何苦呢？」其實我已經不理解女孩了，我只是把我的後悔和期望壓在女孩的身上，我似乎又成了另一個想要壓迫女孩的成人。這和之前對待我的國中老師或是我父母沒什麼二樣。原來在我想要掙脫那個魚缸的同時，我還是被另外一個更大的魚缸給關住。面對自己的學習經驗中這種不對施壓、給予、囤積的過程中，我們消化不良，我也就不在乎學校的成績和分數，但我仍然很在意我的父母，不想讓他們對我失望。

而在某次光目分享中，伙伴提醒我，當我在分享自己升學時遇到的挫敗時，與父親的關應該要更深刻的書寫出來。其實我也是在分享的當下，才發現在自己的心裡面仍然很有情緒，是非常複雜的感受，有生氣、被遺忘、被忽略、不被理解、不被接納等等，但同時又覺得此刻的自己對於父母仍有這些情緒感到驚訝和不應該，這樣不是對父母大不敬嗎。是該好好交待這矛盾的情緒，不要再緊緊握住，女孩已經長大了。與父親的這一段經歷，我將它命名為「那一天，這一夜」。

⁴ 2013 年 5 月 5 日光目討論。

其實在高中落榜的那晚，我有一種徹底輸了的感覺，原來過去我看似有意義的抗爭行動其實換來的是遍體鱗傷，除了我父母以外，好像沒有其他人是關心我的狀態和需要。國中三年的老師們在畢業典禮結束後，甚至是他們教我們最後一節課結束後，好像就一點關係也沒有了，而我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不知道要去那裡，可以去那裡。而此刻只有我的父母沒有放棄我，緊緊握著我的手，給我溫暖的擁抱。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夜我和我父母在我房間談話，那一夜鬆動了這三年我們之間緊張的關係，爸爸一句「對不起」至今回想起來還是很有感覺。

「那一天，這一夜」它們相隔三年之久，真實的道歉、眼淚、擁抱融化了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現在想起來感觸還是很深，情緒還是很激動，眼淚還是會不自覺得掉了下來。心裡還是會想，如果「那一天」和「那一夜」不要相隔那麼久，是不是我的生活就會不一樣？是不是在這個求學的歷程中的痛苦和那些言語羞辱所帶來的自卑、自憐的情緒就不會積壓在心裏那麼久。

記得我要準備上國中時，內心充滿了期待，其實也忘了自己在期待什麼，但要離開國小進入下一個階段，新的環境讓我興奮也很不捨。我覺得我是一個適應新環境需要很大一段時間的人，常常可能我身旁的人都已經很融入狀況了，但我的心理狀態還是無法調適。

那一天我記得我們已經決定好了要上梓官國中，在那之前我知道爸爸媽媽對於我要準備上國中這一件事情很擔心，那時候許多的新聞事件都報導著有關於國中生的流氓學生在中午午餐時間會吃同學便當，我還記得媽媽跟我說著新聞然後很擔心我進入國中後會被欺負。在六年級下學期，父母我帶我去考私立國中的考試，二間都在台南，不過我都沒有考上。又經過一段時間後，終於我們決定了要讓我唸梓官國中。

不過突然有一天爸爸來到學校找老師，並叫我去辦公室，其實細節我已經不記得了，但爸爸就突然告訴我要我去唸一間我從來沒有聽過的學校，對

我來說這是一件很令我生氣的事情，他怎麼可以就這樣決定了我要去那裡讀書？不是在家裡的時候都說好了，要念那裡，而且連要怎麼去學校也都有談過了，怎麼突然間一切都改變了。我難過的哭了出來，但好像沒有引起什麼作用，他們已經決定了，就是這樣。

這是我第一次很真實的感受到他們都不在乎我的感覺和想法，我的心裡好討厭他們，這樣的情緒和感覺居然積壓在我心裡有三年之久，我都不願意原諒他們，即便有時候看起來沒什麼，但我內心充滿了防衛，和家人的關係相對的也是衝突大於歡樂。

升國一的那年暑假，我就去老師家補習，原來那時候去補習的同學，之後就是要和相處三年的國中同學，原來去補習不是要加強進度，而是要超前進度。在這個升學主義的體制下，什麼樣貌的升學環境都有，我覺得我所經歷的一切已經是很誇張的，但長大後，我深信比我更誇張的都還是會發生。

國中三年放學了就去班導師家補習，英文、數學、理化每科都要補，不補你要保證你可以考的很好，不然你會被老師修理的很慘。特別是數學就是我們班導的主科，學校和補習班的進度沒有分別，如果你沒有補習就會有些進度沒有上到。現在想想這真的是很誇張的教學，很惡劣的教育。但當時的我們，無論學生還是家長都沒有人反對，家長們對老師的安排百依百順，沒有任何的意見，學生也都逆來順受，只有我們幾個成績不好的，不斷的用不讀書、不順從等方式來反抗。哈哈！只不過到頭來吃苦的還是我們，只是當下那一瞬間覺得自己這樣做很酷！覺得只有我敢不聽老師的話，只有我敢反抗，但想想這也是青少年的心態作祟，其實沒有那麼了不起。

高中聯考放榜的那天晚上，我難過的待在房間裡不想踏出一步，所有人都有了不錯的落腳之處，只有我雙腳浮在空中，不知道下一步該往那出發。內心的恐懼、擔心、害怕侵蝕著我的心，「你們這些成績不好的同學，就應該去當乞丐」、「考不上第一志願，我看也不用活了」…等等，不知為何師

丈說的這些話一一浮現在我腦海裡，難到我就注定要成為沒有用的人嗎？我的人生已經玩完了？不想開燈，不想看到任何人，那個夜晚特別的黑，特別的無助。

同學們似乎都考的很好，雖然他們以前也和我一起罵老師，和我一起說不想讀書，但他們都已經有前進的方向了。在這一刻，我心裡怪誰都沒用，因為這是我自己的人生。因著過去三年的「努力」而得到的結果，過去我曾怨天尤人，但如今我選擇接受並認真面對，慢慢放下。

就在那一個晚上，所有的互動都拉近了我們的距離雖然往後我還是會覺得他們有時候很煩人，而那一夜他們一起走進只開著微弱黃燈的房間，抱著我說：「對不起，爸媽沒有好好關心你，讓你念的這麼痛苦…」，簡單真實的語言讓我到現在，想回想起來心底還是會湧上一些激動的情緒，一種很錯綜複雜的情緒。原本只是對於自己沒有考到好成績而覺得十分對不起父母，流露出他們對女兒的愛和關心其實從來沒有停止過，只是諸多時候他們也不過是人，有著他們要面對的生活和壓力，有著許多也不是孩子能夠理解的重擔。

去年底有一次回高雄家時，我拿著我的論文計畫所書寫的故事給媽媽閱讀，我和她靜靜的坐在客廳，她閱讀著我所寫的故事，我坐在一旁等待著她。閱讀完後，媽媽說「那我覺得就是你國中的那個時候就是我們做父母的角色 就是說你可能是一個被實驗在我跟爸爸的方面來的話 是你是一個被實驗的孩子那我們也沒有做父母的經驗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做父母 做一個適合你的父母然後 啊我們所知道的是別人的母父帶孩子的一些成功的經驗 那這種成功的經驗是考一個好的學校 考一個第一志願的這種經驗 那這個經驗是我們想要的」一開始聽到自己「被實驗的孩子…考一個第一志願的這種經驗 那這個經驗是我們想要的」，我的心裡不是很舒服，這個不舒服的感覺當下我也無法理解，就好像有一種主體性被剝奪的感覺，原來我的這些經驗是因為你們想要。

在聽媽媽說的時候，我有時候會忘了她是我媽媽，她好像就變成了像我朋友一樣的感覺，聽著她說我其實像是一個被實驗的孩子，到她覺得如果我順服大人的安排，到她對於我青少年時期的叛逆，以及無法和先生溝通等等。她只知道要忍耐，就像她自己說的每年過年親戚回家，她就算再怎麼不願意，還是硬著頭皮去服事所有家人。一直到最後，她說「我覺得我是一個很不用心的媽媽 因為我都覺得根據我的觀念應該要這樣子的 然後再告訴你們應該要這樣子 但是沒有實際上真的幫助你們去怎麼樣達到應該要這樣 沒有花一點心思」

原來我媽媽的生命隱藏著這麼大的忍耐，聽著聽著我心疼她，淚水在眼中打轉，但媽媽好堅強，她都覺得以前她也有很多的不滿，但她都一一往肚子裡吞，我實在是無法想像她結婚生子後，忍受了多少事。我忍不住問她「是誰教妳要忍耐的啊」，她說她也知道，可能就看著自己的媽媽也是默默的做，也沒人教她要怎麼當一個媽媽，事情來了就面對吧，不然怎麼辦。

我和我妹妹差三歲，從小和她的感情就是在打打鬧鬧的過程中，建立了革命情感。我很喜歡聽媽媽說著我們小時候的事，那些小故事，總是可以將我們家人的心繫在一起。

「小時候妹妹還在媽媽肚子裡時，我就和姐姐說：『媽媽肚子裡是妹妹喔～等她生出來，可以陪你一起玩，像洋娃娃一樣喔。』結果沒想到老蜜出生後，她的個性那麼恰，媽媽還記得有一次我在廚房煮飯，突然姐姐就哭著跑來找我，一邊哭一邊說：『媽媽，你不是說妹妹會像洋娃娃一樣陪我玩嗎？為什麼她那麼兇還咬我，我不要了，你把她送走。』媽媽就一邊安慰姐姐，和她說：『妹妹還小不懂事，等她長大一點就知道你是姐姐了。』媽媽說她其實心裡也很擔心，因為老蜜子的個性真的很恰，都不讓人，好像也搞不清楚這個是姐姐，應該要相親相愛的。一直到有一天，姐姐在家門口，有隔壁鄰居的孩子來姐姐面前，像是要欺負姐姐一樣，這時三歲多的老蜜馬上放下手上的東西，咚咚咚的跑到姐姐面前，用力推對方，作勢要保護老姐。原來

老蜜還是知道這是姐姐，是要愛護的。」

每次講到這裡，我們全家或是母女三人都會哈哈大笑，因為我妹的個性從小到現在如出一轍。很少會聽到兄弟姐妹之間不會吵架的，我和我妹妹也是一樣，從小吵到大，小事大事有事沒事都可以吵，吵不贏就用打的或是先去告狀。每次媽媽都會聽一聽我們彼此的狀況，然後就給予我們一個裁決。其實老實說我真的記不太得我們為了什麼吵架，但我記得有一些事我超介意的，常常就會去和媽媽說：「蜜蜜都不叫我姐姐，她都叫喂，朱萬方」然後，我媽媽就會很認真嚴肅的糾正她說：「不可以這樣叫姐姐，要尊重姐姐，一定要叫姐姐。」

從小到大很多事情只要我有妹妹就一定也會有，二個人有樣的衣服、襪子、背包。媽媽總是會在我們的衣物上親手縫上記號，讓她自己 and 我們分辨這是誰的。我們從小就很愛比較，比較誰的貼紙多，誰的字好看，誰做的比較好，媽媽比較愛誰。只要誰一不小心做錯事，另一個人就會大聲的說：「吼～媽媽你看姐姐（或蜜蜜）她都怎樣怎樣，妳要被罵了。」有時候媽媽會很受不了我們姐妹倆，她不了解為什麼我們那麼愛比較。

我發現在我心裡總是會有一種想法，認為父母總是無法理解我的心情，對我愛總是不夠，特別我從小就會和妹妹去比較到底誰得到父母的寵愛較多。在我心裡總是會覺得好像自己在課業上表現的不好，父母好像會因此比較疼愛妹妹，每次當我對於媽媽的愛提出質疑時，媽媽總是會回答我：「我對你們二個人的愛都是一樣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我始終還是會對媽媽這樣的回答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心裡總是覺得明明我的感覺就是不一樣，為什麼你總是要說你有公平。

在國中那段時間，我和妹妹的關係也時好時壞，她覺得我那個時期很兇，不知道在兇什麼，對誰都很兇。我們二人原本也是念一樣的國中，後來妹妹不斷表達在學校的不適應，而有我這個前車之鑑，媽媽很快的就幫妹妹辦理轉學。她好像從小到大就是跟在我的後面，我們一起上畫畫課、鋼琴課、文化中心的才藝課。一直到後來她念了嘉義大學美術系，原本不想修教程的她，也在我的強烈建議下

修了中等教育學程。出了社會後，她也就進入了國中一開始教美術，後來又加修第二專長輔導科，現在為國中輔導老師。

每個人的生命都真實的被這個世界影響，但同時也很認真的在找到屬於自己的一條出路。在我們家庭的關係中，每一個成員都互相拉扯著，爸爸、媽媽、妹妹與我，家庭間的權力關係，以及社會文化的期待，讓我的父母對於我們的教育有許多期望和想要，當我母親在我面對說：「自己也不會當一個好媽媽」可以很真實的感受到在我眼前的母親彷彿也像是一位無助的朋友，從小母親養育我，幾乎沒有聽過她埋怨過任何一句話，她用她的生命和全部的愛來愛我們，滋養我和妹妹，忍耐著維持家庭的和諧關係。讓我也能夠從中去看見不容易，甚至是找到自己的位置。與母親之間的互動關係，不在只是母女，也像是朋友或更親密的知己。

二、愛的榜樣

離開工作後的我進入到研究所，剛開始我覺得好像因為這個研究所的考試證明了我的能力被肯定。在工作上父母總還是期待自己可以投入一般的公立幼兒園工作，而這不實際的期待有時候帶給我無形的壓力。他們自己的工作相當穩定，薪資也不錯，他們一方面期待女兒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但一方面又焦慮女兒的選擇。

在幼兒園所工作不是他們熟悉的環境，而穩定長久的工作是他們覺得安定很重要的指標，就好像他們從剛踏入社會到現在就一直效力於自己的工作。對於讀書、工作他們有一些標準在，雖然沒有明著說，但無的壓力一直都在。這讓只具有教保員身份的我，面對工作的選擇很有壓力。

進入研究所後，又因為同學們百分之八十都是擁有教師證的幼師，有次在經營管理的課堂討論上，全班只有三位沒有教師證，從老師的語言中我感到不舒服，這個不舒服的感覺讓我再次想要去為自己爭取擁有教師資格。而那節下課，我就去報了中等教育學程的考試。

我一直以來因著父母、同學而將教師證、專業綁在一起，認為擁有教師證就等於合格、專業的老師。而在有一次的光目討論中，有一位同為幼教工作者的伙伴，對我的故事提出了疑問。她說「你如果想要進入公立的幼稚園根本不是問題，現在很多代課都到了好幾招，你就每一年去考嘛。」她的這一番話讓我思考了許多時日，原來我以為，我要擁有教師證來證明我自己專業能力，得到認可並不是我真實所嚮往的工作。嚴格來說，那可能是我父母對我的期待和寄託，而過去的我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我會傾向選擇他們也可以認可的。

在《艾瑞克森自我認同的建構者》一書中提到，在當小孩回應父母的生產繁衍行為，會建立「零碎的認同」。這些零碎的認同表現出「覺得自己是什麼」以及文化中期待的人格。這兩者整合成為完整的認同，像是童年到成年的一段過程。一個人透過內在的一致和持續性，以及他在別人心目中的一致、持續性得到堅強的意識，就像是一個志業（廣梅芳譯，2001：186）。過去在求學的過程中，我為了得到父母的認同，我雖然心裡不滿意，但仍然選擇順從他們的安排，從國中、高中、大學、出社會工作，再回到研究所，漸漸的我發現了一條自己想要走的路，對於工作我有了更多的想像。

這又要回到在我剛踏入職場接觸到福祿貝爾恩物，以及後來研究所的哲思課我帶著對恩物興趣進入課堂，我重新理解恩物，發現自己對於帶領孩子、親子一起創作恩物，非常感興趣。

福祿貝爾恩物是我在第一個工作的幼兒園接觸到的，原本我覺得這應該是很老舊，不合時宜的教學方式。在我求學的過程中，幾乎沒有碰過這套教學，更不用說知道恩物的內容物，以及它的教育涵意是什麼。我想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喜愛上操作恩物的感覺，它讓我自由的創作、發想，以及去感受了解恩物與恩物之間的關係、延伸和變化。學習應該是要有關係的，當學習只有目的，卻不知道為何要前往以及其間的關聯性的話，學習者會漸漸失去主體性，不知為何而存在。

學習的斷裂在我自己國中到高中的過程中很真實的感受到，斷裂讓我想再探

索思考，就無目的的把時間混過去就好。透過恩物我也開始去思考到底我們應該要給孩子什麼樣的玩具，讓他們可以真正在遊戲中學習。

今年過年前，我回家時去拜訪了之前工作園所的創辦人李師母，師母還是一樣親切溫暖，關心著我們的狀況，也記得我們每個人。那天上午只有短短一個小時的時間，因為牧師前些日子住進了醫院，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師母還要趕到醫院去陪牧師吃飯，照顧牧師。在和師母聊天的過程中，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她掛心在醫院的牧師，但又非常願意給我時間和我聊聊。我的內心非常感動，師母雖然說他不是什麼專業的教育者，也沒有什麼專業的背景，只是剛好上帝讓她找到資源，又有需要，那就要有人來做啊，於是就成立了托兒所。

原來在 70 年代有一些鎮上的國小老師和社區裡的媽媽們，老師們需要上班，他們的孩子需要上學，幾位老師就來找師母，和師母商量在教會有那麼大的地，不如就來辦理托兒所，因為一個需要，加上又有社區媽媽們願意支持，而開啟了這家間所。師母雖然不是專業教育背景的人，但她謙卑學習，擅用、連結各樣的資源，我好敬佩師母的心以及她真實把這件事當成她的志業在做。她聽說台北新生幼稚園的黃園長在幼兒音樂教育上有很豐富的資源，她就常常和黃園長交流。大概在 80 年左右黃園長邀請李師母一起參加一個日本幼稚園的參訪交流活動，李師母說「真是感謝上帝 天父好愛我們 讓我發現了福祿貝爾恩物這個寶貝」

在那次的交流活動中李師母第一次接觸到恩物，並且意外的認識了林盛蕊園長。師母說她晚上住在旅舍時，隔壁有一位小姐來借浴巾，當林園長親自來還浴巾時，二人簡單互動，才知道原來遇到寶了。回台灣後，師母積極和林園長聯繫，帶著園所的老師去參加林園長的恩物研習課程，也多次邀請林園長來岡山辦恩物研習針對老師、家長等活動。我印象中曾經在園所的舊資料中看過林園長在園所母親節活動來分享福祿貝爾恩物的親子研習。

我真是非常敬佩李師母的熱忱，我想在那個時代，大家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麼福祿貝爾恩物，但她發現這是寶，就勇敢的做下去。她說那時候林園長就介紹

她去台北新生南路上的一家學前教育器材購買恩物啊，她和我說「甜甜，我們都太急著想要給孩子東西了，這是不對的。我們要灌輸東西給他們，他們會反彈的，要學習給孩子空間，時間，不要去壓迫他們，和他們建立好的關係，一個幼稚園老師微笑很重要。」

在感動的當下，我和師母分享著自己在台北這幾年的生活，我說自己在政大幼教所遇見了一位老師，我因為之前在工作上接觸到福祿貝爾恩物，因此，想要更多認識、了解福祿貝爾恩物，透過課堂的專題報告，以及試著在學校進行福祿貝爾親子遊戲團體，我也同樣感受到恩物真的是一塊寶。我和師母說，我將來很想要在社區發展福祿貝爾親子遊戲團體，師母開心的牽著我的手說「太棒了，上帝是信實的，祂必成就美好的事，我為妳禱告」在師母的禱告中，我的裡面的熱情好像被點燃了一樣，非常激動。有一位如此認真的前輩在我面前說著她的故事，她的勇敢、熱情、執著、不畏懼人的眼光，很真實的感染了我的心。

在過去我將父母對我的期待、專業和教師證混在一起，常常因為環境中什麼樣的聲音比較大聲，我可能就覺得「嗯，就那樣好了」，而沒有認真去想我自己面對專業領域想要的是什麼。內在的自己沒有長出來，就隨著環境飄來飄去，就像我在經營管理那節課後，馬上就去報名中等教育學程。透過書寫、和母親、重要他人分享自己的論文以及對未來職業的想像，分享著自己對於學前教育和福祿貝爾恩物親子遊戲團體的期待。教師證似乎對我的影響力漸漸消失了。

三、成為人的教育

在教育的養成過程中，我跌跌撞撞的走到現在，這一路走來真是不容易在台灣的教育制度下，我們皆難以逃離社會既存有的升學機制中，而在這個考試機制的篩選下，我好像是非自願的進入了技職體系的幼保科，而使我繼續不斷堅持下去的最大動力就是有一個愛孩子的心。

2014年10月9日我在宿舍和一位大四學生和一位大學剛畢業在工作的社會新鮮人一起聊天。我很喜歡和這位大四的學生聊天，常常在和她談話的過程中，

我彷彿看到自己。這位大四的妹妹問大家，到底大學要我們學的是什麼？專業嗎？怎麼感覺四年就這樣過去了，但好像還沒有準備好。這天晚上她剛參加了一個工作實習的餐會，從業者中得到一些啟發，過去她覺得好像研究所是唯一的選擇，因此被一種無法形容的壓力壓著，常常睡不好、得失心很重、擔心自己沒有能力等等。這個實習的餐會，讓她開始思考唸研究所不是唯一的選擇。她和我們分享著，很久沒有看到她那麼輕鬆的談話了。在談話之中，我感受到她過去一陣子在面對預備研究所推甄的壓力似乎沒有那麼大了，有沒有考取研究所也似乎不是那麼重要了，但對於自己的人生和未來多了一些真實的想法和體悟。

每次和我這位大四的女生聊天時，總是能在她的身上看到一些我的影子，看她忙碌的準備「一般大學」研究所考試，擔心自己的能力不夠，想要用一些方法來證明自己是可以做到的。她和我一樣是在技職體系底下成長的學生，雖然我們唸的是不同的科系，但在求學的歷程中我們似乎有那麼一些相似的經驗和感受。我們都厭惡教育制度，讓考試成績決定一切，帶給我們的不自由以及很快的就把我們選擇窄化，在我們還不是那麼認識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時，就用分數決定了我們的未來。

一直以來都有在教會接觸一些大學生，他們面對未來徬徨，不知道出社會後到底要做什麼，聽著他們的憂慮，曾有一位念指標性大學的畢業生對我說「我好像真的從來也沒有想過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就是乖乖聽父母和老師的話，考試考好成績，好上不錯的高中，再進入不錯的大學，然後畢業再找一個不錯的工作，但是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到底要做什麼，所以也不知道要找什麼工作」聽著她的分享，想到了自己的學習經驗，看著眼前這位念著人人稱羨擠破頭想進入的學校，卻對於自己的未來毫無想法，頓實真是讓我對台灣的教育制度失去了信心。

而面對這樣的教育，我確仍然想要擠破頭的想進去成為合格的老師，對於自己這樣矛盾的行為，我也感到相當驚訝。在 2013 年 5 月光目的分享中，老丁說「你現在已經看到這個魚缸了，而且還不只有一個魚缸吔，是缸中缸，還要跳進

去，那不是很奇怪嗎？」的確，我似乎沒認真想過自己要做什麼，又或者是因為家庭、社會的期待，要成為一位老師，就應該要有合格證，應該要朝這個理想前進。

在研究所的學習中，面對課業、論文、中等教育學程等學習，讓我重新去思考學習之於我的意義。碩一下時，我還是一股衝動的去修了中等教育學程，雖然它無法讓我成為合格的幼兒園教師，但起碼我擁有了那張傳說中的「教師證」。但同時，在倪老師的幼教專業發展，在課程中透過說故事，我的生命經驗和學習、教學產生了互動。我開始去正式在過去學習經驗中，許多的斷裂和囤積需要重新修復。

過去在職前養育的過程中，很少有機會可以讓我們在課堂中說說自己的事，而在這堂課中，大家敘說自己生命經驗，每個階段學習歷程中最深刻的事。透過對話，讓我們去看見根植在我們每個生命中的價值信念。另外，也感受到每個人的教育環境幾乎都差不多，但因著家庭、社區、社經等，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性。

台灣的教育從國小到國中再進入高中、大學，只要考高分就好，真正學習到什麼不重要，知識囤積，也讓我的學習胃口變差。而進入職場工作的我，靠著過去在學期間所學習到的專業知能，以及參觀、見習、實習中，所得到的經驗去運用在幼兒園所中。但其實當我真正在和孩子、家長互動的時候，另外有一種深刻的經驗在影響著我，就是我自己的童年經驗、學習經驗以及與父母的關係。在我的童年經驗裡是很自由、快樂，父母也會提供給我許多親近大自然的機會，因此，我在面對孩子們也期待自己是可以給他們最大的自由和快樂的環境。

第四章 回觀自身專業認同的危機

民國一百年台灣歷經幼托整合，將過去的托兒所、幼稚園二大學前保育和教育系統的資源，包括其所屬行政主管機關、人員配制、園所管理、福利制度、園所設置等方面，進行整併，統稱為幼兒園。而園內的人員配制也明文規定幼兒園大班的師資一定要有一位領有幼兒園師資合格證的教師，以及一位教保員。在幼托整合的過程中，政府（專家）與業界（市場）、園所與家長、教師與教保員也出現一些拉扯。

在幼托整合的過程中我剛好在書寫自己的故事，重新思考在我走成為老師的這條路上是如何被形塑而成，一直以來我因為沒有教師證而懷疑自己不是一位專業的老師，然不是我不是是一位專業老師的問題，而是我在制度面下，對於老師這個身份一直定位不清。也可以說，我到底有沒有想要成為一位老師，這是在專業認同上的一個危機。孫志麟老師在《師資培育制度變革下職前教師的專業認同》一文中提到對職前教師而言，專業認同是一種挑戰，無論畢業後參加教育實習或教師甄選，或是繼續升學深造，都是會遇到困難的。正因為專業認同不易，所以許多職前教師若不能化解此一時期的發展危機，當事者將難免產生角色混淆的情形，以致阻礙以後的專業發展（2001：62）。在制度面下，我的確只是一位合格的教保員，而自己在面對這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對於專業身份的定位也一直模糊不清。在大學求學期間、園所工作、研究所期間，越來越明顯的理解到自己深受社會制度和重要他者的影響，透過書寫、閱讀、理解、互動的過程中，重新去思考我是誰，我要做什麼以及什麼是專業認同。

第一節 我是誰

當對自己過往的生命經驗抽絲剝繭的去理解時，看見自己在面對專業認同的危機上，首要是先釐清我是誰。在過去所讀的《發展心理學》中提到自我認同係指對於自己的一種持續的自我了解與建構，因此，自我認同是一種關於自己是誰，在社會上應占什麼樣的地位，將來準備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怎樣努力成為理想

中的人等一連串的感覺（劉金花，2003）。在求學成長過程中，在面對考試的壓力下，分數決定了我們要往那裡去，只要努力讀書考上好的高中、大學，但之於我而言，學習的意義以及要做什麼，不是那麼重要。

若以 Erikson 在 1963 年所發展出的心理社會發展論來看，青春期進入青年期這個階段，正是在面對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與角色混亂（role confusion）的過程。在張春興老師的《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務》書中寫到，自我統合（self identity）是指個體嘗試把與自己有關的多個層面統合起來，形成一個自己覺得協調一致的自我整體。而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若不能夠完成此階段的任務，則會產生危機而傾向角色混亂的一端（張春興，1996：73）。由於學校與社會的要求，學校繁重的課業與考試成敗的壓力，在求學時只模糊地知道求學成敗關係著未來，然而對未來的方向自己卻又茫然無知。

在過去兒童、青少時期，生活多由父母安排，很多事情的決定都是被動的，例如：選擇學校、學才藝、購置衣物等等。到了青年期，很多事情漸漸的要靠自己做主時，父母也期望孩子能自己做選擇，然此時缺乏價值判斷的標準，或依從父母社會給他的期待來進行判斷，不自覺中我們承載許多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價值觀而受其宰制。

而在持續的建構自我的歷程中，自我認同不是年紀到了就會統合一致性，而是一直不斷持續的在危機中找到自己的主體性，以及去思考自己存在這的意義是什麼。在我的故事中，進入了台灣的升學管道後，自己的主體性就越來越小，失去了學習的意義，消極的面對學習。進入職場，再回歸學校讀書，才漸漸意識到自己於對這份工作有熱誠，但過去的我其實只是順應著機運而走到這，卻沒有認真的去思考到底我想要做什麼。

第二節 教師專業認同危機

現代多元社會中，教師會面臨到需要扮演多重角色的挑戰，在社會學不同觀點的論述之中，教師的角色是具有多維影像的，如受雇者、母親、技術專員、勞

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代理人、轉化型知識份子、文化工作者等等，隨者不同的理論觀點取向，而使得教師角色在社會脈絡中具有不同的教師圖像（郭丁熒，2003:178）。而成為一位教師，除了回應多重角色的挑戰之外，更需要透過詢問「我自己是個什麼樣的老師」、「我怎樣看待與界定自己作為教師的角色」、「我是以什麼的方式來認同教師這個族群」以及「我如何看待我與他者的關係」來尋求對教師這個專業角色的認同（郭丁熒，2004：25）。教師所需探尋的問題，不僅是處理自己專業認同上的問題，更深的要探尋自我認同，此也展露出教師專業與自我是密不可分的。

就以我在探尋自己專業認同危機的過程中，可將時間分為職前訓練（高職、大學階段）、進入職場（工作五年期間）以及進場維修（研究所期間）。當我在閱讀倪鳴香老師《我就是這工作，在工作中我蛻變：以生命史觀詮釋一位幼師職業角色之自我創化》一文中所提到的職業角色認同三部曲「塑形—堆砌—自我引導」三個階段，和我的生命經驗不謀而合。

我在職前訓練期間，透過外在環境的塑形，在學校接受專業知識的培育、實務工作的參訪、見習、實習等等，讓我對於幼兒園所工作的職涯有了許多的期待。帶著這個期待進入職場，在工作的這五年期間，我將過去承載在我生命中的專業知能，在我的專業場域中推展開來，而在這推展中，自身的生命經驗也流露在我的場域中。而當我在工作五年後，離開幼教現場進入到研究所，我稱之為進場維修，透過倪老師在課堂中、生活中、研究團隊中提問、刺激，特別是在面對學習這件事，不再像過往只看重成績或表面的歷程性檔案，讓我去思考我是誰，我想要成為老師嗎，透過生命故事的分享，讓我重新遇見自己，找到在專業中的主體性。

在變遷歷程間的轉化，蘊含著運轉的潛能、理論與實務間的衝突、工作場域中人際關係的失望、職業認同的質疑及辯證（倪鳴香，2009：40）。而我在塑形的過程中，在社會既存的升學機制系統中，歷經考試機制的篩選下，一方面在制

度的限制下決定了我的學習道路；另一方面也在無意識的情況下被決定前進的方向。在時間線性的推動下，我進入了職場工作、再進入研究所學習，開始將過去所學習的理論知識套用在教學現場中，然理論與實務、教學者的生命主體性經驗更豐富自己的專業學習成長。在自我、專業認同的轉化過程中，時間的線性思考很容易讓人感受到階段性的任務和發展，而在我透過書寫回觀的過程中，在認同的過程中，似乎不是時間過去就發展好了，這個過程是來來回回的，是持續進行，因此且非長久不變，是一種互動關係，而形成認同感。

漫長的職業生涯中，身為老師要不斷與其所處之職業社群，和歷史文化、社會脈絡下，漸漸形構成對教師身份的自我意象，對其身份產生歸屬與承諾的過程。孫志麟（2001）提出：「教師在社會關係結構的互動中，確認教學專業的理念與價值、教學專業知識體系、教師專業角色等架構，形成專業的自我意象，對專業生涯確定和承諾的過程」（2001：69）由他的解釋，教師的「專業認同」是一種自我意象，這樣的自我意象由「教學專業的理念與價值、教學專業知識體系、教師專業角色」構成，進而形成從事教職的「確定和承諾」（周鳳美、宋佩芬，2005：4）。

第三節 反觀證照下自主性的面貌

在尋找專業中的自己時，我感受到主體性與歷史文化、社會結構的拉扯，在過去師資培育的過程中，亦或是在自身學習成長的階段裡，學習者順應著考試、升學的機制流動，其主體性漸漸消逝，長期為自我輕視、停滯、逃離、隨波逐流、順從威權的生命圖像所支配而不自知。如之前所述青年期正處於尋求認同的過程中，若學習者缺乏主體意識，在面對學習之於我的意義，可能會是渾沌無法內化吸收。

在幼兒園師資培育的過程中，學生學習的主體性不易被察覺，教師授課的方式和內容往往又受限於人數和時數，而易出現囤積式的教育。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中提到，囤積式教育中，學生是被視為被動、溫順的客體，他只能乖乖

地接受教師所講的一切東西，教師的教學就好像在銀行中存錢一樣，是在學生身上堆積知識，期待日後有一天存款能自動生息，這些知識也能夠自動增加。但這種教育卻無法培養學生主動、批判思考的能力，甚至會摧殘學生的創造力，使得學生在面對壓迫現實時會不假思索地為壓迫者獻上自己的服務（方永泉譯，2003：60）。在我自身的學習經驗中，對於囤積式的學習似乎習以為常，而帶著這樣的學習模式進入了工作現場後，一是會期待自己能夠將所過去所學習的知識內容全部展現在幼兒園所內。再來是會不斷的想吸收各式各樣新穎的教學方法，透過研習課程的吸收來創新自己的教學，特別是老師們最喜歡的是有發研習證書的研習課程，透過證書好像是更加證明了自己的專業性。

在面對這樣不斷想透過證書來證明自己存在或專業的過程中，我領到了合格教保員的大學畢業證書、各式各樣的研習證書、丙級保姆證照、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核心課程結業證書，但我就是獨獨拿不到最想要擁有的幼稚園教師證。帶著這個遺憾進入到了研究所，這個我稱之為進場維修的階段，透過重新審視自己的專業成長歷程，驚覺自己一直厭惡台灣這填鴨式的教育和制度，但自己卻任由它宰制，將相同的教育方式重新複製給學生，只是使用的教學模式好像感覺是所謂的開放教育，但無疑的對受教者而言只是另一種囤積。

透過書寫、閱讀、對話的歷程，我理解到教師的專業並不在於擁有了多少張證照或是資格，而更重要的是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其自身主體性的覺醒，面對專業知識的囤積不在沉默，而是有意識的吸收與選取知識。以批判性對話為媒介，使沉浸在沉默文化中受宰制的群眾，對其所處的歷史社會狀態加以省思、批判，並經由實踐行動，自主的改變自身週遭環境，Freire 稱這種人性化(humanization)的過程為意識覺醒（戴文青，2005）。在過去的求學歷程中，其實沒有太多的機會去思考自己將來要做什麼，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就如前所述，考試考高分，得到好的成績，進入好的學校，是升學的最高原則。而當我進入研究所後，透過課程的反思、生命歷程的回溯，重新去澄清在師資養成的過程中，讓我經驗

到面對自己所學、所教的歷程中，批判反思的重要性。它喚醒了我的主體性，而意識覺醒推動了我職涯前進的方向，也真實讓我在專業中找到自己而非證照。



第五章 走一條我自己認同的路

走上幼兒教育這條路，且會一直持續的走下去，吸引我的不單只是喜歡小孩，在我書寫、整理自己的專業成長歷程中，讓我再次認同這份工作，也願意再次選擇進入幼教領域繼續學習與成長。

幼兒教育之父福祿貝爾說：「孩子的工作就是遊戲。」這句話是身為幼兒教育的每一個人都一定會知道的，且在考試的過程中也一定會考，而直到我真正踏入職場工作時，我才體會到考試並不會幫助你找到專業，只有在不斷的與人與社會與自己互動的過程中，你可以越來越認識你是誰，也清楚看見自己面對專業的態度和想法，真實的面對自己找能夠找到專業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當我看到孩子在自由遊戲中，所展現出來的多元性和獨特性時，幼兒相關的遊戲理論豐富我對遊戲的理解，自身童年的遊戲經驗也不能夠視之不見，自身經驗的引動，讓我更深刻的去思考遊戲是孩子的工作，其背後的意義，而不是看到什麼好的遊戲或好的方法就全部丟給孩子。當我觀看孩子們動手操作恩物，好奇主動的探索這世界，對於以後充滿了想像力，有時候他們的好奇和想像也讓站在他們眼前腦袋已經僵化的成人，又重新開始思考這世界的好。

當我和孩子、家長互動時，不單只是在園內期間，而是一直到孩子上了小學、國中、高中時，他們會傳來訊息說：「老師，你看你教的孩子已經國中畢業囉！」關係生命的互動，讓我更深體會到教師的價值和影響，並不是取決於你有沒有合格的證照或是薪水有多高。不可否認，我們生存於這個世界，還是要面對這世界已有的制度，但教師的工作價值遠超過我們所得到的實質的薪資。就像我訪談的師母奶奶，白髮蒼蒼的她談起在幼兒園所的工作和與家長、孩子的互動時的神情，以及對我的關心和祝福，她的生命流露出來的專業態度，我想那就教師工作最正向有力的影響了。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在 2010 年進入倪老師教師專業發展行動研究的課堂中，當時老師請我們用蠟筆畫出自己的記憶的童年經驗，並對圖畫中的自

已說一段話。如今，2015年我再次細讀這些被我書寫下來的文字，仍然很有力量，我想把它們放在最後，鼓勵著在幼教現場繼續努力的我們。

孩子，你不用害怕，無論這外面的世界如何變動，你一定有方法可以生存下去的。你在這世界上有特別的義意與價值，不要被黑暗權勢所迷惑住了，不要因此而讓自己的心膽怯了，勇敢大步的踏出去吧！無論向左或向右，你都要在正路中行走，縱使這變動的社會與價值已混淆了你的視聽，那就安靜下來吧！回轉到那如同孩童般的樣式，安靜後的你一定會知道，應該怎麼做的。記住，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發出。孩子，加油，永遠愛你！



參考文獻

- 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丁興祥校閱。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1993）原著。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台北：五南。
- 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原作者：Paulo Freire）。台北：巨流。（原著出版年：1993）
- 內政部、教育部幼托政策整合推動委員會（2003）。幼托整合政策規劃專業報告。
取自 <http://www1.nttu.edu.tw/shufang/%AA%FE%A5%F3/%A5%AE%B1%D0%B7s%AAk%AE%D792.3web.htm>
- 朱儀羚、康萃婷、柯禧慧、蔡欣志、吳芝儀（2004）。吳芝儀校閱。Michele L. Crossley（2000）原著。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Introduc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self,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嘉義：濤石文化。
- 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2006）。Allan G. Johnson 著。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與承諾。
- 何粵東（2005）。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應用心理研究，25，55-72。
- 吳芝儀譯（2008）。Amia Lieblich, Rivka Tuval-Mashiach & Tamar Zilber（1998）原著。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嘉義：濤石文化。
- 林韶怡、蔡敦浩（2013）。自我敘說的再回觀：經驗、書寫與批判。應用心理研究，57期。
- 邱憶惠（2007）。教師認同之敘說探究：以一位幼教教師為例。屏東教育大學學報，29，1-34。
- 邱憶惠、高忠增（2009）。成為一位幼教教師：教師認同之敘說探究。台南科大學報，28期，155-176。
- 周鳳美、宋佩芬（2005）。實習教師建構教師專業認同之研究。新竹師院學報，20期，1-26。

- 周志建 (2012)。故事的療癒力量。心靈工坊。
- 胡紹嘉 (2005)。敘事、自我與認同：從文本考察到課程探究。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 倪鳴香 (2004)。童年的蛻變：以生命史觀看幼師角色的形成。教育研究集刊，12，17-44。
- 翁開誠 (2002)。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透過故事來成人之美。應用心理學研究，16，19-69。
- 莊明貞 (2005)。敘事探究及其在課程研究領域之發展。教育研究月刊，130，14-29。
- 郭靜晃。(2004)。兒童福利。台北：揚智。
- 郭靜晃。(2012)。兒童教保機構行政管理。台北：揚智。
- 郭靜晃、吳幸玲譯。(1998)。發展心理學－心理社會理論與實務。台北：揚智。
- 郭丁熒 (2003)。教師的多維影像：教師角色之社會學論述。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16 (2)，161-186。
- 郭丁熒 (2004)。教師圖像：教師社會學研究。高雄：復文。
- 張春興 (1996)。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東華書局。
- 張純子 (2009)。幼教工作者專業認同歷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騰 (2005)。從「角色」到「自我」－論教師改變的歷史困境與可能。教育研究集刊，51 (44)：89-116。
- 陳奕圻 (2008)。初任幼師專業認同的演化與建構：一種自我敘說取向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兒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孫志麟 (2001)。師資培育制度變革下職前教師的專業認同。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2)，59-89。
- 曾雅雯 (2004)。回家～一個助人「專業」學習者的生命敘說與主體實踐歷程。

-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載文青(2005)。從深層結構論台灣幼兒園教師專業認同轉化之研究。南大學報，39(2)，19-42。
- 廖鳳瑞譯(1986)。L. G. Katz 著。專業的幼教老師。台北市：信誼基金會。
- 蔡延治(2006)。Discovery：托育模式。台北：華騰文化。
- 蔡美娟(2012)。生命書寫一段自我療癒之旅。心靈工坊。
- 劉金花(主編)(2003)。兒童發展心理學(三版)。台北：五南。
- 賴誠斌、丁興祥(2005)。自我書寫與生命創化：以蘆荻社大學員蕃薯的故事為例。應用心理研究，25，73-114。

